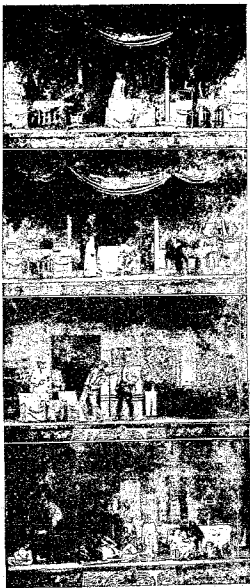


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第四屆畢業公演



陶熊著·三幕劇

反間詭謀

演出修正本

文江圖書公司發行

本劇作者保留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業餘，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通訊處

上海廣東路二十號六樓俞從樸轉

序

這個劇本是在三十年春寫成的。同年六月中旬在母校首次上演，並不覺得滿足，因為它只是一個激情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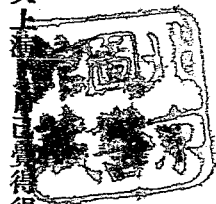
記得我師

萬家寶先生當時曾一再的說：「這劇一出版，會在各地演出。」這句話在今天想來，已經是實現了！

三十一年冬，這劇的單行本被印出來了。在單行本還沒有出版的時候，油印本給翻印得很多，甚至現在也是這樣！所以，這一本不值得一讀的小劇本，就有了再版的必要！

五年來，這劇曾在：渝，蓉，川省各小城市繼續不斷地演出。也在昆明，貴陽，西安，和河南洛陽，安徽屯溪，湖北恩施，江西贛縣和泰和，湖南辰谿，寧夏等後方大都市及各縣城上演。最近又在京滬平津一帶上演。

它曾被重慶掃蕩報專頁批評，也給湖南中央日報特輯批評，還給湖北武漢日報集體批評，最近寧夏的寧夏日報又出了特刊，和其他報上的零碎評論。這些，頗引起我的不安！



我覺得自慚和幼稚！

集合這些寶貴的意見，根據這些可敬的評論，我把這一個小小的創作修改了幾次，使它比第一次出版時更完整些！但，在這些批評裏，有一部份的出發點和我的不同，我只能表示心領！

三十五年二月在上海

摘錄反間諜評語

「在寫劇的技術上，我覺得作者的技巧非常純熟。從第一幕開始，一直到劇終為止，始終是在緊張中。每個場面，每個動作，都能使觀眾的情緒轉移。緊張時，窒悶着呼吸，暗暗叫急，脫險後，觀眾抹把汗，鬆口氣，皆大歡喜。」

——摘錄：三十一年四月六日重慶掃蕩報副刊「評『反間諜』」

「『反間諜』的作者爲了要使觀眾明瞭於他的主題，不惜在每一幕上增加緊張的氣氛，也許，在某一意義上：這也可以說是「高潮」：可是高潮的頂點，要推第三幕的破窗而逃，實在說：一個間諜劇能自始至終抓住觀眾的注意與同情，已是相當成功了。」

——摘錄：三十一年三月十三日湖南芷江中央日報「反間諜」演出特輯。

「這劇有一個特徵，就是緊張場面非常多，幾乎每幕都有，第三幕只能說是高潮中的最高潮。」

——摘錄：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芷江中央日報前路「觀劇有感」

「關於『反間諜』的故事，作者爲了抓住觀眾，自始到終都苦苦地捏緊了『驚異』和

「奇特」，從白先生進了櫻子舞廳到岡田貞子的解圍，以至最後於艱險中達成任務後越窗脫險，這中間一連串的變化和挫折，一貫地充滿着「疑慮」「緊張」「奇異」「恐怖」。

——摘錄——三十一年三月九日湖北恩施武漢日報戲劇專頁「評『反間諜』」

「反間諜以間諜的故事為題材，反映了敵寇底凶暴與無恥，反映了我們在敵後底正義鬪爭和出生入死的智慧。」

——摘錄：武漢日報金戈先生的「反間諜觀後」

「反間諜是一個寫實劇，它底最中心底劇旨是在表現我們底，和敵人底間諜是如何地鉤心鬪角地玩弄雙方的技巧，如何在極困難窘迫底情況之下，想法完成雙方的使命。然而我們底反間諜終於佔風，而且把那祕密而貴重底「日本駐華各省特務工作人員名冊」弄到手之後，安然地離開了四面楚歌底包圍網，沿着這一劇旨而發展的故事，當然是極動人的。」

——摘錄——三十一年三月二日湖北恩施中央日報讀「反間諜」後。

反間諜（演出修正本）

陶熊

人物：

白先生：身穿畢挺的西服，風流瀟灑，年約二十七八歲。中國政府派到上海去的間諜。他遇事沉着，能在最危險的時機中鎮靜，既有智機，又有決斷。他就是八十八號間諜。

白小姐：二十四五歲，有着間諜所應有的技能，她是白先生的助手，爲了工作便利起見，跟白先生兄妹稱呼。她愛穿樸素的衣服，由此可證明她並不是「風流女間諜」風流的人物。

楊雲波：年約三十二三歲；很沉默，少說話多思索；有時也愛穿一件色調非常美的衣服到遊戲場去玩。她自己常被情感所包圍，不能想得一個脫身的機會，但結果終於被救了。

王炳生：十八九歲的小伙子；胆小多疑，但能負責任。是白先生的部屬。

小季：二十一二歲，胆大粗心，做事負責任，不避危險，但也容易出漏子。白先生

的部下。

李組長：三十歲左右，穿着畢挺的新式西服，腰裏有時掛一支手槍。是中國政府派在日本特務機關做事的反間諜。他表面上幫助日本而被我們罵做「漢奸」，事實上却是日本軍閥的「害蟲」。他比白先生更有決斷，更有毅力。

岡田貞子：日本特務機關的祕書。年約二十五六歲，白先生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現在的愛人。她多情，能不顧一切的爲愛犧牲，在性格上不像日本女人，沒有日本女人那樣的卑屈。她穿着歐式的衣裙和高跟鞋，有時也穿日本的布料做成的中式旗袍。她純潔，天真，活潑。

西尾中將：駐華特務機關長，五十多歲，嘴唇上留着鬍子，從鬍子上看去，他是很溫和，慈悲的；可從他的態度上看來，是狡猾的。他不時笑着，在笑的後面，永遠藏着一把尖刀。他穿一套英式的西服——褲腳小，方頭皮鞋，無襯肩的，圓角的西服上衣。頭頂已經禿了，但在四圍還有頭髮。

雄本大佐：西尾中將的部下，上海特務機關長。他穿着黃呢馬褲，馬靴，上身穿黑色西服，白襯衣，黑領帶，年約四十，上唇留一小塊方形鬍子，很有精神。人很蠢的樣子，說話也笨拙，但想用手段，賣弄自己的聰敏，結果，總是吃

虧。

荒木三郎：日本的流氓，帶了鴨舌帽，穿着破皮鞋，舊西服，成天只想弄錢，對上級好表功，對下級好顯威風。年約三十左右，做事「吊兒郎當」，灣着頭，斜着眼睛看人。

特甲：穿破舊西服，佩手鎗。

特乙：全

特丙：全

特丁：全

祥生：櫻子舞廳的西崽。

時間：

第一幕：抗戰期中，某一個晚上，在上海虹口日本特務機關辦的櫻子跳舞廳裏。

第二幕：明天上午，上海南京路某一個西服店的樓上——白先生的住所。

第三幕：當天晚上，上海特務機關的辦公室。

（全劇時間，共計二十小時）

第一幕

景：抗戰到了決定勝利的階段。

全世界成了兩個對壘的營陣。

上海已經完全給敵人所控制。在虹口的一角，有一個日本特務機關辦的跳舞廳的一間休息室：

在它後牆中間，有一個門洞，洞門上掛着色彩很鮮艷的布幔子，分「八」字向左右掛着。從這裏看進去，可以看到一幅有日本圖案的屏風，門洞的兩邊牆上有壁燈。這門通舞池，也可以通大門和任何所在。

右面牆上有一個門，是直接通大門的。此外，牆上掛了些風景的畫片。如：富士山啊！盛開的櫻花啊！海潮之類的……

左邊對着台口擺着一張雙人沙發，旁有矮茶几。

右邊有一張圓桌，桌上有台布，四圍有椅子。在桌上有玻璃的香烟盤子和一隻花花綠綠的玻璃花瓶。瓶裏有着鮮艷的花。

牆角裏有一個衣架。

開幕：舞池裏正在奏着最後一段舞曲。

一個穿西式服裝的女子由中門上，她一邊抽着紙烟，一邊不安定的向四面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她長長地抽了最後一口烟後，就把烟頭扔在牆邊的痰盂裏。她不耐煩地把手皮夾裏的粉盒子拿出來向臉上撲了幾下子粉。她撫摸着自己的臉，整理了一下頭髮之後，把粉盒子又放進了手皮夾裏去。

舞曲的聲音剛奏完，從正面的門洞裏走出一個西裝少年來。他一進門就四面看了一下，把西服的前胸略略地提了一下，然後咳了一聲。

那坐着的女子回頭望了他一下，他也看了她一眼。

女：（站了起來）白先生。

白：（很虛心地四面看了看，然後用一種非常客氣的態度說）楊小姐，你來的早？

楊：剛來，白先生是一個人嗎？

白：一個人。

楊：白先生要我來，有事嗎？

白：（好像沒有聽見）唔？

楊：這兒沒有人。

白：（向四面觀察了一下）沒有人嗎？

楊：沒有。

白：（換了一種態度）你那面的情報——

楊：這個——我簡直沒有辦法。我覺得他們好像已經發覺了我似的。

白：你已經有很多日子沒有情報了。

楊：我也知道這一點，可是現在的確不容易弄。

白：你大概懷疑你的工作吧？

楊：（吃了一驚）不！沒有的事。（停了一下，略略把頭低下一點，避去白先生兩道嚴肅的眼光）不過……

白：怎麼樣？

楊：……

白：大概有點怕吧？

楊：我總以為他們已經懷疑我了。

白：（微微地笑了一下）我勸你，雲波。這種秘密工作你已經幹了三四年了，難道你到現

在反而不信任你自己了嗎？（停了一下）？現在這個時候，××正是我們做工作的機會。在這個抗戰期中，假使能夠把我們的力量完全獻給國家，我想，最後勝利一定是在我們的掌握之中。（覺得自己文不對題，故笑了一下）對不起，我又在說教了。可是我希望你，勇敢起來，不要怕！不要動搖！你還記得嗎？我們在宣誓的時候，不是說要把身體獻給國家的嗎？不是說準備犧牲的嗎？你難道……

楊：白先生。

白：唔。

楊：你要我來有事嗎？

白：是的，有一點兒事，就是我接到上面的命令，要我們對西尾特務機關長……（察看她的臉色）。

楊：（暗暗地吃了一驚，望着白先生）……

白：據我的觀察，西尾的確對我們的工作有害，所以我也想解決他。（望了一下楊雲波的臉）我想把這件事交托給你。因為只有你能夠天天跟他在一起。

楊：（疑惑地）我？

白：是的，你以為怎麼樣？

楊：（停了一下以後，慢吞吞地）好吧。

白：雲波，做這件事你要小心呀！要是你把事情弄糟了，我們的工作就多一層障礙。
楊：我知道。

白：最近我們的工作……

（外面有汽車喇叭聲和汽車停止聲）

白：是西尾的車子聲音，大概西尾來了。

楊：我們……

白：你明天上午到我家裏來，知道嗎？

楊：知道了。

白：你進去。我們還是裝做不認識的樣子，不要讓西尾懷疑我們。

楊：是。（她從中門走到舞池裏去）

（白先生向右門走去，剛到門口，正好穿着白長衫的西崽把門拉開了站在一邊。駐華特務機關長西尾中將和祕書岡田貞子走了進來）

白：（向西尾鞠了一躬）西尾先生。

西：哦，（他邊說話邊伸手給白先生——握手）是白先生，什麼時候來的？（開玩笑的態

白：我想考慮考慮——

岡：那你明天一定告訴我？

白：好吧，我明天一定告訴你。

岡：實在你也用不着再考慮了，難道我會給你上當嗎？

白：我考慮的是做了局長以後怎麼辦。

岡：什麼怎麼辦？做了上海市警察局長還會有難的事不能解決嗎？

白：我真不想當什麼警察局長。

岡：你不想當？你想想看，有很多人都在那兒運動呢。你到一點力也不費就得了這個位置，還不满意。

白：（翻了翻眼）……

岡：要不是你是早稻田的畢業生……

白：日本留學生不是很多嗎？

岡：對呀，就是因為我沒有幫他們講話呀。

白：好了，貞子。（他含着愛意地拍拍她的肩）我不是怪你不好。

岡：我一知道這個缺位，我就跟西尾說，西尾機關長一口就答應了我。我想這樣總比你在

岡：你猜！

白：我猜不着。

岡：你試試看！

白：我想……又是雄本大佐向你求婚？

岡：（嬌嗔地）什麼呀，你說？

白：不對嗎？

岡：再猜！

白：（略一思索）你在做禮服了？

岡：什麼禮服？

白：我倆的結婚禮服。

岡：（忍不住的笑了出來）哈哈，看你一天到晚竟想些什麼？

白：怎麼，又不對？

岡：咳，我開你。你一天到晚除了我以外，你還想別的事不？

白：我也不知道，大概沒有吧。

岡：你自己的事呢？

白：我想考慮考慮——

岡：那你明天一定告訴我？

白：好吧，我明天一定告訴你。

岡：實在你也用不着再考慮了，難道我會給你上當嗎？

白：我考慮的是做了局長以後怎麼辦。

岡：什麼怎麼辦？做了上海市警察局長還會有難的事不能解決嗎？

白：我真不想當什麼警察局長。

岡：你不想當？你想想看，有很多人都在那兒運動呢。你到一點力也不費就得了這個位置，還不满意。

白：（翻了翻眼）……

岡：要不是你是早稻田的畢業生……

白：日本留學生不是很多嗎？

岡：對呀，就是因為我沒有幫他們講話呀。

白：好了，貞子。（他含着愛意地拍拍她的肩）我不是怪你不好。

岡：我一知道這個缺位，我就跟西尾說，西尾機關長一口就答應了我。我想這樣總比你在

白：我想考慮考慮——

岡：那你明天一定告訴我？

白：好吧，我明天一定告訴你。

岡：實在你也用不着再考慮了，難道我會給你上當嗎？

白：我考慮的是做了局長以後怎麼辦。

岡：什麼怎麼辦？做了上海市警察局長還會有難的事不能解決嗎？

白：我真不想當什麼警察局長。

岡：你不想當？你想想看，有很多人都在那兒運動呢。你到一點力也不費就得了這個位置，還不满意。

白：（翻了翻眼）……

岡：要不是你是早稻田的畢業生……

白：日本留學生不是很多嗎？

岡：對呀，就是因為我沒有幫他們講話呀。

白：好了，貞子。（他含着愛意地拍拍她的肩）我不是怪你不好。

岡：我——知道這個缺位，我就跟西尾說，西尾機關長一口就答應了我。我想這樣總比你在

南京路開西服店要強一點吧？

白：（一手拉着貞子的手，一手撫摸着她的頭髮）我的貞子當然是幫我講話的。貞子，我很感謝你，不過你應當要知道，只要我一做官，我的性命就不能保險了！

岡：爲什麼？

白：前任的警察局長不是給人刺死了嗎？

岡：等我們結婚以後，你就辭職好了。

白：難道我不做官就不能結婚嗎？

岡：西尾總長說，最好等你做了局長再結婚。

白：那末，我的警察局長是西尾要我做的？

岡：嗯？（停了一下）不，是我跟西尾總長要的。

白：（他點了一下頭，慢慢地）好，我明天一定給你回信。

岡：我明天到你家裏來？

白：好的。

岡：我希望你能爲着我答應了。

白：好的。我考慮一下。

（白小姐穿了一身樸素的西服，從右門走了進來）

小：（向真子）岡田祕書，什麼時候來的？

岡：又叫我岡田祕書了？

小：哦哦，貞子姐姐。

岡：這是我第三次警告你了！

小：我叫順了岡田祕書，一下子改口就改不過時來。

白：你一個人來的嗎，妹妹？

小：唔，一個人。你看見雄本來了嗎？

白：沒有看見他。

小：他說他到這兒來，怎麼還沒有到呀？！

岡：大概就要來了，不要着急。

小：我着急？你才着急呀？

白：（插嘴）大概是等他來——

岡：（怒目視白先生）你——？

白：（拉住了她的兩只手，陪着笑臉）我是說着玩兒的，你看！祥生來了。

(祥生從中門裏出來)

祥：岡田秘書，西尾機關長要你請白先生進去跳舞。

岡：(對白氏兄妹)好的，我們進去吧？

小：我剛跑來，還沒有休息呢。

岡：(拉着白先生)就我們先進去吧。(她把白先生快要拉出中門的時候……)

小：哥哥，我有點事兒要問你！

白：(他回過頭來看看白小姐，又看看岡田貞子，問)怎麼樣？

岡：(沒有表情地望着白小姐)……

小：怎麼樣？不肯嗎？

白：不，我跟她講句話就來。

岡：你就進來，知道嗎？

白：好，我馬上就來。

(岡田貞子由中門下，西崽跟了進去)

(白先生走到白小姐這兒。白小姐剛好抽着了一支烟)

白：有事嗎？

小：（向中門一指）進去了？

白：（看了看中門）進去了。

小：有沒有別人？

白：（又向四面看看）沒有人了。

小：（很小心地向四面望了一望）我剛才在上海特務機關雄本那兒，聽到雄本正在派人到這兒來。我看與你有關，你要是在這兒沒有事，我希望你能離開這兒。

白：真的嗎？

小：當然真的。我看他派了有好幾十個人，看上去大約要包圍這兒。

白：（抓了抓頭髮）這倒討厭。（停了一下）你聽見他們說起我的名字嗎？

小：我只聽見他們說了一聲『八十八號』間諜在這櫻子跳舞廳。

白：你沒有趁一個機會打聽一下嗎？

小：我問了一聲雄本，他很忙，沒有告訴我，他只叫我到這兒來等他。

白：這也奇怪，我放在外面的聯絡線，怎麼還沒有來通知我？！

小：我來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出動。我想外面的聯絡線不一定會知道。

白：他們的情報倒真快呀？！

小：我看你就早點走吧？

白：好，我想辦法走。可是……我怕走不了。

小：怎麼呀？

白：我怎麼跟貞子去講呀？

小：那怎麼辦呀？難道等他們來逮你嗎？

白：（停了一下）我去跟貞子說說看。

小：好的，你去通知她一聲。

白：（剛走了幾步）沒有聽見他們說起我現在用的這個假名字吧？

小：沒有，只聽見他們說了一聲『八十八號』間諜在櫻子跳舞廳。

白：（他沉思着）好吧。（他正想走）

小：哦，我想起來了。我還聽他們說起，在前幾天中央已經派了一個叫什麼劉永春的到這兒來做工作了。

白：劉永春？他們怎麼會知道的？

小：雄本在昨天接到了一個間諜的情報。

白：哦……（不信地）他們的情報那麼準嗎？

白：女白女白。

西：（肯定地）我們一言爲定！

白：一言爲定。

西：（回頭對楊雲波）你怎麼樣，不舒服嗎？

楊：沒有。

西：爲什麼不講話？

楊：唔……我沒有話可以講。

西：（對貞子）岡田祕書，你跟白先生談過……關於經費的事嗎？

岡：還沒有。

西：我希望你現在跟他談談。

岡：好。（對白先生）我們到裏面咖啡廳去談談好嗎？

白：唔……我還有事吶。

小：對了，哥哥家裏還有事吶。

岡：瞎說，已經一點多了，還會有事？去！我們三個人一起去談談。（貞子把白氏兄妹拖

下）

小：唔，就是那份。

白：有辦法弄到手沒有？總部裏已經正式給我命令了！

小：我正在想辦法呢。

白：我希望你能夠很順利的成功。

小：也許很容易。

白：你自己應該要小心。

小：那當然，可是我……

（在舞池那一邊傳來了高跟鞋的聲音）

白：啞！有人！（向正中的門裏看了一下）是貞子。

小：嗯……我，我昨天去買一雙皮鞋，式樣還不壞，就是錢太貴。我又想買又不想買，

（岡田貞子從中門裏出來）

岡：你說什麼東西太貴呀？

白：她說，她想買雙皮鞋，因為太貴，所以不想買了。

岡：你騙我。（對白小姐）他說得對嗎？

小：是的，說得不錯，就是沒有說清楚。

白：女白女白。

西：（肯定地）我們一言爲定！

白：一言爲定。

西：（回頭對楊雲波）你怎麼樣，不舒服嗎？

楊：沒有。

西：爲什麼不講話？

楊：唔……我沒有話可以講。

西：（對貞子）岡田祕書，你跟白先生談過……關於經費的事嗎？

岡：還沒有。

西：我希望你現在跟他談談。

岡：好。（對白先生）我們到裏面咖啡廳去談談好嗎？

白：唔……我還有事吶。

小：對了，哥哥家裏還有事吶。

岡：瞎說，已經一點多了，還會有事？去！我們三個人一起去談談。（貞子把白氏兄妹拖

下）

西：（看了一下楊雲波）哦，這位楊小姐你們還不認識吧？

白：不很熟。

西：我來替你們介紹。這位是白小姐。這位是白先生，白小姐是白先生的妹妹。白先生是我們日本早稻田的畢業生，在學校裏的時候，品行，思想都很正確。回國了以後替皇軍效過勞。在維新政府當過委員。現在他想隱居，所以在南京路開了一爿洋服店。可是，不久又要出山了。

楊：（很客氣地和白先生握了握手。又和白小姐握手）白先生。白小姐。

西：這位是楊云波楊小姐。本來是中國人，現在入了日本籍算我們日本人了。

白：（可愛地）楊小姐，請您原諒我，我以前看見您總沒有跟你請教過。

楊：咳，那是不敢當的。

岡：大家坐呀！

小：坐，你也坐。

白：楊小姐能和西尾先生在一起，是我們的光榮。

楊：您說得太……

西：我不是也請你入日本籍嗎？

白：女白女白。

西：（肯定地）我們一言爲定！

白：一言爲定。

西：（回頭對楊雲波）你怎麼樣，不舒服嗎？

楊：沒有。

西：爲什麼不講話？

楊：唔……我沒有話可以講。

西：（對貞子）岡田祕書，你跟白先生談過……關於經費的事嗎？

岡：還沒有。

西：我希望你現在跟他談談。

岡：好。（對白先生）我們到裏面咖啡廳去談談好嗎？

白：唔……我還有事吶。

小：對了，哥哥家裏還有事吶。

岡：瞎說，已經一點多了，還會有事？去！我們三個人一起去談談。（貞子把白氏兄妹拖

下）

岡：西尾先生，現在上海市警察局長的那個……？

西：是呀，我正想跟白先生談談呢。

小：哥哥又要做官了？

岡：咳，這兒有一個警察局長的職位，西尾先生想找你哥哥去。

小：是警察局長？

西：是的，我想請你哥哥暫時去幹一下，慢慢的我再想法請他去當省長，或者是政府裏的委員。

白：西尾先生肯這樣照顧我，我很感激。剛才貞子也跟我提起這件事。我想明天再答覆西尾先生。不知道西尾先生的意見怎麼樣？

西：好，我希望你明天給我好消息。（回頭向貞子）岡田祕書，你怎麼沒有得到白先生的同意就答應了我這件差使呀？

岡：我想，也許他要考慮一下，當了局長以後的辦事能力夠不夠。

西：那決不成問題，要是不能解決的事我一定可以幫他的忙。

白：西尾先生肯幫助我，我一定替西尾先生効勞。

西：那就好了，我們就一言爲定。你準備這三天裏面上任吧！

白：女白女白。

西：（肯定地）我們一言爲定！

白：一言爲定。

西：（回頭對楊雲波）你怎麼樣，不舒服嗎？

楊：沒有。

西：爲什麼不講話？

楊：唔……我沒有話可以講。

西：（對貞子）岡田祕書，你跟白先生談過……關於經費的事嗎？

岡：還沒有。

西：我希望你現在跟他談談。

岡：好。（對白先生）我們到裏面咖啡廳去談談好嗎？

白：唔……我還有事吶。

小：對了，哥哥家裏還有事吶。

岡：瞎說，已經一點多了，還會有事？去！我們三個人一起去談談。（貞子把白氏兄妹拖

下）

西：（對西崽）去替我拿瓶酒來！

祥：是。（把衣服掛在衣架上，把其餘的東西也放好了，從中門下）

西：你爲什麼不高興？還是爲了剛才的事嗎？

楊……：

西：不要生氣。我要能答應你，我總會答應你的。你想想看，你要我陪你回日本去。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你說回日本去結婚，你想在這種時候——戰事正緊張的這個樣子，我怎麼能結婚呢？（略停了一下）我要是一天不辦公，你會知道事情不知道會給他們弄成個什麼樣子。

楊：我說……我說……我是爲着我們的——。

西：我知道你愛我。可是我也未嘗不愛你呀？！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日子已經很長了。從來就沒有像那般年輕人那樣的胡……

楊：既然是這樣，你就該答應我。

西：答應什麼？

楊：回日本去！

西：咳！你——

（西崽送酒進來，西尾揮手使西崽去，西崽鞠躬後退出）

西：你怎麼今天突然會想到要回日本去？

楊：我知道——我們回日本要比在中國好。

西：好當然是好，可是你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他一邊拿起了酒瓶倒酒，一邊壓低了聲音說）打了快三年的仗，什麼都打得一團糟。（他一口就把酒喝了）

楊：（自私地）我恨你們這些日本人，好好兒的日子不過，要打仗，把我打成了這個樣子，否則的話，我們早就可以結婚了。結了婚我就可以——（她差一點兒把秘密話講出來）

西：（像對小孩子一樣的態度）好了，不要發牢騷了。我們還是像以前一樣的過下去。要是有機會我就帶你回日本去，好了吧？

楊：（茫然地）可是……（眼睛望着前面的空間）我能回日本去嗎？

西：（誤會了她的語意）當然可以回去的。

楊：（望着西尾）是的，當然可以去的。所以我要求你快一點帶我回去。

（正在這時，右門突然開了。門口站着雄本特務機關長，他那很嚴肅的眼光剛一射到西尾機關長的身上，他立刻由使人敬畏的姿態變成恭維的神氣，他很快地關了門向西尾

特務機關長（鞠躬）

雄：西尾機關長。

西：噢！是雄本特務機關長。（走過來跟他握手）怎麼到現在才來呀？

雄：因為有了點兒公事。（很恭敬地哈着腰對着西尾）

西：有公事？什麼公事呀？

雄：嗯……是得了一個情報，說是中國政府派來的間諜『八十八號』在這櫻子跳舞廳。所以我先進來看一看。

西：就是你一個人來嗎？

雄：不，我已經把這個舞廳給圍住了。就是這個通大門的門外，我也派了人了。（他指着右門）裏面舞池裏通大門的門，我也派了人了。別的地方我也派了人了。我先進來看一下，要是看不出什麼來，我就準備把全舞廳搜查一下。

西：好的，我希望你今天晚上能成功。

雄：謝謝機關長。

（貞子在前，白先生和白小姐在後面跟着，從中門裏出來。）

岡：西尾先生，我和他都講過了，很圓滿。

西：很好很好。

雄：噢，白先生也在這兒？（他和白先生握手）

白：你剛來嗎？雄本機關長？

雄：是的，剛來。

楊：（好像怕見什麼人似的）我們走吧？

雄：哦，楊小姐，爲什麼不再玩忽兒呀？

楊：不了，我還有事吶。（對西尾）走吧？

西：好的。

（楊雲波勾住了西尾的膀子將從右門下。雄本很恭敬的替他們把門拉開了。白先生和白小姐略略鞠了一躬，西尾深深地點了一下頭。在門口西尾想起了衣架上的大衣，剛一

回頭。貞子很快地去把大衣拿給西尾，西尾接了後）

西：謝謝你。（笑了一下，走了出去）

小：（問雄本）你怎麼現在才來呀？

雄：都是爲了那個情報！

岡：雄本機關長，請你告訴我，你說的是什麼情報呀？

雄：哦。我剛才得到一個情報說中國政府派來的間諜『八十八號』在這兒。（說着看了看）

白先生）

岡：真的嗎？

雄：當然真的。

岡：我想不會吧，中國間諜那兒會有這個胆量到這個日本特務機關辦的跳舞廳來。

雄：我的情報是最正確的，說在這兒就一定在這兒。

岡：（有點兒生氣似的）好的，你去逮間諜吧。

（說完了話，看了一下白小姐）

雄：（走向白小姐）你剛到這兒呀？

小：到了一會兒了，一直跟西尾先生在講話。

雄：我先到裏面舞池裏去看看。你——不要走，等我呀。

小：嗯。

（雄本跟白先生和岡田貞子點了一下頭，從中門下）

小：你們不走嗎？

岡：我要看看他怎麼樣逮間諜呀。

小：你不走嗎？哥哥？

白：我？嗯……要走。

小：家裏還有點兒事，等着你去辦呀！

白：好的，我回去。

岡：等忽兒我們一塊兒回去。

小：家裏還有事呀，讓他先回去吧。

岡：忙什麼，跟我一塊兒走。

白：嗯……（咬着牙齒）好吧，我等你。

小：你不回去？

白：（左右爲難的）嗯……

小：（催促地）怎麼樣？

白：等忽兒再說吧。

小：（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地看了他一下）……

岡：西尾先生跟中國人這樣客氣的講話，還是第一次。

白：大概他對我，因爲有你的關係，我想。

岡：我想西尾先生一定另有作用。可是，你別管他，只要你答應了他，以後有怎麼事辦不了再去找他，叫他幫助你。

白：唔，是的。

（雄本從裏面出來）

岡：雄本長，有線索了沒有，是誰？

雄：還……還沒有。

岡：（不是好意地）裏面那麼多人，你怎麼看得出來。

雄：也許在裏面，也許不在裏面。可是，不管他到底在那兒……因為我已經派人把這兒四面都圍住了，決不怕有一個人能夠出得去。

岡：你相信你的情報那麼準嗎？

雄：我的情報永遠不會錯的。

岡：好，我倒要看看你怎麼樣逮這個中國間諜呢？！

小：（爲了避免什麼似地）我們到舞廳裏去吧？

岡：好，我同意。

白：要我去嗎？

小：（一邊向裏面去，一邊說）今天的流年不利。（白小姐剛走進裏面去）

（雄本站在第一個，後面有四個特務工作者，兩個人左右拉着布幔子，其餘兩個押着王炳生，王炳生已經沒有昨天那樣的精神了，今天，他的眼珠沒有了光，臉色很蒼白，腰有點彎，呼吸低而急促，總而言之他給上了刑，叫人覺得他可憐。）

白：哦，是雄本先生，請坐，你今天還是第一次來吧？

雄：（從中門口走下來）我很抱歉，到這兒來麻煩你。

白：沒有關係，不知道雄本先生有什麼事沒有？

雄：沒什麼別的，就是昨天晚上在櫻子舞廳抓到了一個抗日份子。他說跟你認識，可是又不十分肯定。所以我把你帶來請你看。

白：那一點兒小事，還要你到這兒來，真不敢當，實在只要你來一個電話，我就可以到特務機關來拜望你的。

雄：那沒有關係。（回頭向王炳生）你說的地點就是這兒，在這兒你認識什麼人？

王：這兒？我……我沒有……

雄：（威脅地）什麼？說得清楚一點！（回頭問白先生）這個人你大概有點認識吧？

白：我不認識他。……他怎麼會認識我呢？（向王炳生）你認識我嗎？在那兒認識我的？

岡：到底是什麼事，你說的？

雄：就是根據我的情報，白先生有一點……

岡：有一點什麼？

雄：有一點……有一點間諜嫌疑。

岡：（驚奇地高聲叫了起來）什麼你說——？（很短的停頓了一下，低聲自語）他……？
他會是間諜？（又突然對雄本高聲說）不是！你……你胡說！

雄：貞子姑娘，請你靜靜地想一想，他是有這種可能的。

岡：我不信。

雄：你不信，我也沒有辦法。我總算對得起你了。你知道，我還是跟在日本的時候一樣的
愛你。所以我很誠懇的告訴你。

岡：好，那麼我謝謝你。

雄：（停了一下）還有一點我要告訴你，我們現在既然知道了白先生有中國間諜的嫌疑，
我就要照我們的辦法辦。

岡：（略停了一下）這個跟我沒有關係。你要怎麼樣辦就怎麼樣辦好了。

雄：我不過是先通知你一聲。

岡：我有一句話！白先生的出身跟學歷你不是不知道！他跟我認識是有來歷的！不是今天或者偶然認識的，同時他對皇軍也効過勞的。

雄：這當然我都知道。可是我們不能因為知道他的出身學歷，就可以證明他沒有做間諜的嫌疑。他在早稻田跟你同學的時候，難道我們就保證他不是中國派到日本去的間諜嗎？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裏面，不是也常常發現間諜的嗎？這要想……

岡：（打斷他滔滔不絕的話）我沒有說他沒嫌疑。我要對你說的是：你不能因為私人的仇恨加他罪名。

雄：那，那怎麼會呢？我跟他也沒什麼仇恨呀。

岡：不會就好。我也希望你跟他沒有仇恨。

雄：我希望貞子姑娘能夠了解我，我們現在雖然是——，我們以前是很好的。我不怪你對我這樣，也不怪白先生。我總希望我們能夠恢復以前的那種情形，常常趁着有空的時候去玩富士山，看看櫻花，……

岡：你還有別的話要對我說嗎？

雄：（一楞）話？（停了一下）有！哦，沒有別的話了。

岡：沒有別的話，我要走了！（正準備走）

小：（一邊向裏面去，一邊說）今天的流年不利。（白小姐剛走進裏面去）

（雄本站在第一個，後面有四個特務工作者，兩個人左右拉着布幔子，其餘兩個押着王炳生，王炳生已經沒有昨天那樣的精神了，今天，他的眼珠沒有了光，臉色很蒼白，腰有點彎，呼吸低而急促，總而言之他給上了刑，叫人覺得他可憐。）

白：哦，是雄本先生，請坐，你今天還是第一次來吧？

雄：（從中門口走下來）我很抱歉，到這兒來麻煩你。

白：沒有關係，不知道雄本先生有什麼事沒有？

雄：沒什麼別的，就是昨天晚上在櫻子舞廳抓到了一個抗日份子。他說跟你認識，可是又不十分肯定。所以我把你帶來請你看看。

白：那一點兒小事，還要你到這兒來，真不敢當，實在只要你來一個電話，我就可以到特務機關來拜望你的：

雄：那沒有關係。（回頭向王炳生）你說的地點就是這兒，在這兒你認識什麼人？

王：這兒？我……我沒有……

雄：（威脅地）什麼？說得清楚一點！（回頭問白先生）這個人你大概有點認識吧？

白：我不認識他。……他怎麼會認識我呢？（向王炳生）你認識我嗎？在那兒認識我的？

有任何的嫌疑！

雄：你不要生氣呀，我告訴你這幾句話，並沒有什麼別的用意。我不過是很忠心的在替你盡點兒義務。

岡：（冷冷地）謝謝。

雄：我想你一定不會說我在搗鬼吧？

岡：也許。

雄：（驚奇地）呀！（停頓了一下）貞子姑娘，難道你真的在這樣想嗎？我們兩個人的感情是完了。過去的幸福日子，只能做將來的回憶了。（他偷偷地望了貞子一下）當年我們兩個人常常總是在……

岡：我不願意聽你講這種無聊的話！

雄：（繼續地）難道現在我們就……

岡：對不起，我還有事啊！（她說着就低着頭向裏面走去）

雄：（追上去）請你別走！貞子姑娘。

岡：（回過頭來）還沒有講完嗎？

雄：是的，還有一句……

白：我看你同西尾好像發生真感情了吧？

楊：是的，（很快的改口）哦，沒有。

白：發生真感情，也是意料中的事。因為你跟他在一起的日子已經很多了。

楊：（懇求地）白先生……

白：不要怕，沒有什麼關係。

楊：（乞求地）白先生。（可憐地）你想我現在是多麼的痛苦呀。

白：我了解你，我早就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站在我們工作的立場來說，你是不應該的。

楊：我知道我的錯處，我很後悔，我為什麼在當初突然喜歡幹這種工作，到現在反而弄得……

白：楊小姐，你的錯誤就是你太容易動情感！我不是說我們幹這種工作的人沒有情感；我們是有情感的，我們的情感要給理智綰住了，到應該放的時候才放。

楊：是，我知道我這個缺點，我不能做到這一點。

白：現在我很坦白地告訴你一句話。你這種行為在我們的工作裏是不能容納的，我想你一定知道。你對我們的敵人有了真情感，你就會破壞我們的工作。

楊：（哀求地）白先生，請你……

雄：要是查到有什麼嫌疑的馬上就交給我！

李：是。

雄：好了，就這樣吧！

李：是。（回頭走到右門邊）

雄：李組長，我還有一句話。

李：什麼？

雄：要他們先去查舞廳。

李：是。

雄：你要監視他們的工作呀！特別注意——（看了看舞池那面）姓白的那個。知道了嗎？

李：知道了。

雄：好，沒有事了。

李：你在那兒等我？我可以有事就來報告你。

雄：嗯……我在裏面咖啡廳等你吧。

李：好。（從右門下）

（雄本微微的得意地笑了一下，抽着了一支烟，剛走到中門口，正好對面碰着白先生

和岡田貞子出來)

白：雄本先生，我妹妹在等你，請你進去。

雄：哦，謝謝你，我就進去了，（雄本看着他們兩人的背形，撇了一下嘴唇，冷笑了一聲，下）

白：舞池是不是很好嗎？你一定要到休息室來講。

岡：舞池裏人太多，講起話來不方便。

白：你說吧，有什麼要緊事！

岡：剛才雄本告訴我，說你有……哦，你先告訴我。你是不是中國政府派來的間諜？

白：我？（他先有點驚奇，但立刻就鎮靜了）

岡：嗯，說你呀。

白：你以為我是嗎？

岡：我？我怎麼知道你吶。

白：你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問我這個吶？

岡：我也是人家告訴我的。

白：誰告訴你的。

岡：誰？你想還有誰？

白：（想了一下）我真想不出來，我怎麼會是間諜。我那一點兒像間諜了？

岡：我也不相信。可是確本告訴我，他得到的情報，很正確的。

白：你就相信他的話把我當做間諜？

岡：他既然這樣告訴了我，我總得告訴你呀。

白：（受了委曲似的說着反話）當了間諜到也不錯，可以跟國家做點兒事了。省得給人家

罵漢奸了。（不願意似的把背對着貞子）

岡：你要真是一個間諜，豈不是害苦了我。（想把他的身體轉過來）。

白：（冷冷地）爲什麼？

岡：難道他們背饒恕我嗎？

白：（不願意似的轉過身來）爲什麼不肯饒恕你？

岡：我跟你的關係不像平常的朋友一樣，難道你是間諜，他們就不疑心我是內奸嗎？至少

也得把我當做一個反戰份子呀。

白：（說着氣話）反戰份子總比侵略者要好。

岡：（很奇怪地瞪着眼望着白先生，沉默了一會兒之後才說）爲什麼？

白：（冷笑一聲之後，很鎮靜地說）因為這次事變完全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太大。

岡：啞！（趕快按住了白先生的嘴，睜大眼睛望着白先生的臉，然後再向四面看看）你說話怎麼這樣不小心呀？他們已經說你有間諜嫌疑了。你再這樣說話不留神，他們就要……

白：（很隨便地）你放心，我跟別人決不會這樣隨便的。

岡：你說給我聽，沒有什麼關係。要是給雄本聽見了，他就正好抓住你這一點。

白：雄本說我是間諜？

岡：嗯，說你是中國政府派來的間諜，他說得非常肯定。

白：那麼他爲什麼不逮我進去問一下呢？

岡：我想他正在搜查你的證據呢。

白：他們逮捕中國人不是一向很隨便的嗎？爲什麼逮我還要證據呢？

岡：因爲你跟別的中國人不同你知道嗎？你是日本留學生，當過維新政府的委員，替皇軍

効過勞，並且西尾先生也很相信你。

白：既然西尾先生相信我，爲什麼雄本不相信我呢？

岡：也許……也許雄本嫉忌你跟我好吧？！

白：哦，他爲了你要害我。

岡：我懇是的。

白：好吧，讓他害吧。（停了一下）不過你……難道你就不管嗎？

岡：假使你不是間諜，沒有證據給他拿着，我當然是要管的，要是你給他們拿到了間諜的

證據，那我……

白：（望了她一下）……

岡：當然，我相信你決不會是一個間諜的。

白：（很甜蜜地笑了一下）噯！我們說着玩兒，假使我是一個間諜，你怎麼辦？

岡：那？

白：唔。

岡：我……我就殺了你！

白：殺了我？

岡：當然囉，對付一個敵人，還有什麼別的話講。

白：你就這麼忍心嗎？

岡：爲什麼不？

白：你不顧慮到我們的——

岡：什麼？

白：我們兩個人的感情。

岡：不！

白：爲什麼不？

岡：我們的感情是私人的事，殺敵人的間諜是國家民族的事。

白：你願意犧牲你自己的幸福嗎？

岡：我……我當然願意。可是我要看，我犧牲的是否有價值。

白：（笑了笑之後）你要是真正爲了國家，民族犧牲自己，當然是有價值的。

岡：不爲國家，民族，難道還是爲了我自己？

白：爲了你自己，你就不會殺我了。

岡：那：那就顧不到那麼多了，

白：你以後會完全忘掉我嗎？

岡：忘掉又有什麼辦法呢？

白：我們的孩子怎麼辦呢？

岡：你說得好像你已經是一個間諜似的。

白：（很隨便地）假使我是一個真的間諜。你怎麼辦呢？

岡：那有怎麼辦法呢？！

（雄本帶了兩個特務在屏風前，由右到左，在門那裏，回頭看看他們倆人後，才去）

白：你會去告訴雄本的，說你爲了……

岡：你把我看成那樣嗎？

白：當然不會的，我不過是說說吧了，

岡：你要真是一個間諜。你就害苦了我了。

白：爲什麼呢？

岡：難道我還能過安靜的生活嗎？

白：那你準備怎麼樣呢？

岡：我：我就準備自殺。總算我沒有對你不起。

白：（拉着貞子的手）哦，我的貞子，我怎麼捨得讓你自殺呢。

岡：你真是間諜，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又不能救你，又不能忍心看你受罪。

白：爲了我們的幸福，我也不會去幹那種事。

岡：爲了你，我也不願意你去幹那種事。

白：假使雄本要我到內地去探探消息呢？

岡：我也不願意。

白：爲什麼呢？

岡：這是危險的事。

白：我是你的，貞子。我願意聽你的勸告。

岡：（靠在他的懷裏）你是說的真話嗎？

白：難道對我的貞子還會撒謊嗎？

岡：那……我很感謝你。（得了安慰似的，把臉緊緊地挨着他的前胸）

白：（擁抱着貞子）我們是永遠這樣坦白的。

（右門一嚮，白先生和貞子分開。進來的是王炳生，他故意的咳了一聲，白先生也故意地咳了一聲）

岡：你明天可以給我回信嗎？

白：什麼？

岡：警察局長。

白：我今天已經答應他了。

岡：我問你幾時上任？

白：我明天給你回信。

岡：到你家裏去？

白：到我家裏來。

岡：什麼時候？

白：中午吧。

岡：再有我們結婚的事，你也給我一個答覆，好嗎？

白：好的。

（停了一下）

岡：你跟我到裏面去！

白：爲什麼？

岡：他侮辱你，我要進去找他講理去。

白：咳，算了。何必跟他去吵呢？

岡：我越想越氣，我要問問他的情報是從那兒來的。

白：我看你同西尾好像發生真感情了吧？

楊：是的，（很快的改口）哦，沒有。

白：發生真感情，也是意料中的事。因為你跟他在一起的日子已經很多了。

楊：（懇求地）白先生……

白：不要怕，沒有什麼關係。

楊：（乞求地）白先生。（可憐地）你想我現在是多麼的痛苦呀。

白：我了解你，我早就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站在我們工作的立場來說，你是不應該的。

楊：我知道我的錯處，我很後悔，我為什麼在當初突然喜歡幹這種工作，到現在反而弄得……

白：楊小姐，你的錯誤就是你太容易動情感！我不是說我們幹這種工作的人沒有情感；我們是有情感的，我們的情感要給理智綰住了，到應該放的時候才放。

楊：是，我知道我這個缺點，我不能做到這一點。

白：現在我很坦白地告訴你一句話。你這種行為在我們的工作裏是不能容納的，我想你一定知道。你對我們的敵人有了真情感，你就會破壞我們的工作。

楊：（哀求地）白先生，請你……

王：唔，有點兒怕。

白：那你爲什麼還要進來呢？

王：放心不下您。

白：好的，我知道了，現在你想辦法出去吧！

王：是。

（王炳生從右門出去。白先生很鎮靜地倒在沙發裏抽了一支烟。外面嘈雜的聲音：

「進去！進去！」白先生吃驚地站起來。剛好王炳生又從右門裏進來了。）

王：白先生，門口的人不准我出去。

白：那怎麼辦呢？（停了一下）你，你只要鎮靜，心裏不要慌，讓他們搜查，他們問你什

麼你就答什麼，我可以保你的險，一點事也不會出。

王：是，可是，可是我現在心跳的利害。

（外面有走路聲）

白：有人！我們各管各，知道嗎？

王：是！

（雄本帶着兩個特務由左門上中門下）

白：你要是心慌，他們問你東你說西，那他們當然不會放鬆你的。

王：那，那怎麼辦呢？

白：你祇要能夠鎮靜，就不會出事。

王：是的。

（從舞池那邊傳來五六個人的皮鞋聲音）

白：我們裝做不認識知道嗎？

王：是。（他走到另一邊去坐下，心裏老是那樣謊張，好像凳上有刺的一樣）

（進來了六個人，第一個就是剛才看見的李組長。第二個——跟李組長並着肩——就是荒木三郎，他的職位比李組長要小一點。進來了一共六個人，手裏都拿着手鎗）

李：（站在中門口，先向他們兩人一看，然後對荒木三郎說）三郎，先問他！（他用手指着王炳生）

（王炳生又想站起來又不想站起來。他好像坐在芒針口一樣）

三：（走到王炳生跟前，突如其來的問了一聲）到這兒來幹嗎？

王：是，是來找朋友的。

三：找朋友怎麼坐在這兒？

王：我……我……

三：（大聲的）到底幹什麼的？

王：我，我是……

三：這兒是跳舞廳知道嗎？

王：知道。我，我是到這兒來跳舞的。

三：媽的！（把手揚了一下，想打他，結果只把他嚇了一跳）你到底是來幹什麼的？

王：我又來找朋友，又來跳舞。

三：（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媽的！你叫什麼名字？

王：我叫王炳生。

三：（比剛才的粗暴聲音略為和緩一點）住在那兒？

王：住在……住在法租界。

三：法租界那兒？

王：法租界，白……白浪路。

三：白浪路幾號？

王：白浪路……白浪路十三號。

三：十三號？

王：哦哦，是：是十二號。

三：到底幾號？

王：是……（想了一想）是十二號，也許是十三號。

三：你自己的房子幾號都不知道？

王：我是住在一個朋友家裏的。

三：你自己的家呢？

王：我沒有家。

三：沒有家？

王：唔，是的，沒有家。

（白先生站起來準備要出去。李組長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做了一個請他坐下的動作，白先生看了他一眼，又重新坐下）

三：你的家在那兒？

王：我自己的家在戰區。

三：在戰區？（他沒有得到王炳生的答覆）是嗎？真的在戰區，沒有說錯嗎？

王：（以爲自己說錯了）哦，我說的是，是在鄉下。

三：（狡猾地）又搬到鄉下去了？

李：不要問了！（對四個中的兩個）把他送到雄本長那兒去吧！

特務機關的工作者甲：是！（拍了一下王炳生的肩頭）跟我去！

王：（恐懼地）啊？是，是要我嗎？

甲：不是你還是我？

王：那，那是什麼地方？（他懇求似的看着白先生。白先生看了他一眼，很鎮靜地抽了

口烟）

甲：（抓了王炳生的肩頭）走吧！

（另一個特務工作者把王炳生一推，王炳生被嚇得手足無措地給推了進去）

李：（向白先生）貴姓？

白：白。

李：白？

白：唔。

李：做什麼事的？

白：在南京路開店的。

李：開什麼店？

白：洋服店。

李：做過別的事沒有？

白：在維新政府當過委員，馬上就要上任上海市警察局長。

李：到這兒來幹什麼？

白：跳舞？

李：跳舞爲什麼不到舞池裏去？

白：累了，在這兒休息休息。

李：拿出來看看！

白：什麼東西？

李：你既然就要上任上海市警察局長，那麼特務機關一定有「卡」給你的。……我就要看

看「卡」！

白：「卡」我還沒有領呢。

李：沒有領？

白：唔。

李：爲什麼不領？

白：沒功夫。

李：唔？沒有功夫？（停了一下）很對不起，我們是奉令搜查。

白：我知道。

李：（命令荒木三郎）三郎，搜查他身上！

三：是！（他把手槍放在皮壳裏以後，就過來搜查着白先生。白先生舉起了兩只手讓他全身搜查。荒木三郎在裏面的口袋裏發現了一封信，拿出來給李組長。李組長一邊看信，一邊觀察白先生的臉色。白先生很鎮靜的，皆無其事也（古生那兒））

李：這是封什麼信。

白：一個朋友寄來的信。

李：什麼性質的信！

白：買賣的信。

李：什麼買賣的信？

白：洋服料子。

李：（看了看信封的面和背）什麼地方寄來的？

白：四川。

李：唔，一封航空信，這句是什麼意思？「春，將出洋留學」。既然是一封買賣的信，爲什麼會有這一句？

白：春，是我的朋友，所以他順便的告訴我一聲。

（荒木三郎搜查完畢站在那兒）

李：有什麼別的沒有？

三：除了錢以外，沒有什麼嫌疑的東西了。

李：你是中國政府派來的間諜？（他的用意是要看他是否吃驚，因此注視着白先生的臉）

白：（若無其事地）是問我嗎？

李：問你。

白：那很對不起，我不知道。請你去問西尾先生吧。

李：哦，你還認識西尾先生？

白：唔，我們常在一起的。

李：很對不起，我們這次是公事。（又看了看信）這封信的嫌疑很大。我只能請你到我們

白：我看你同西尾好像發生真感情了吧？

楊：是的，（很快的改口）哦，沒有。

白：發生真感情，也是意料中的事。因為你跟他在一起的日子已經很多了。

楊：（懇求地）白先生……

白：不要怕，沒有什麼關係。

楊：（乞求地）白先生。（可憐地）你想我現在是多麼的痛苦呀。

白：我了解你，我早就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站在我們工作的立場來說，你是不應該的。

楊：我知道我的錯處，我很後悔，我為什麼在當初突然喜歡幹這種工作，到現在反而弄得……

白：楊小姐，你的錯誤就是你太容易動情感！我不是說我們幹這種工作的人沒有情感；我們是有情感的，我們的情感要給理智綰住了，到應該放的時候才放。

楊：是，我知道我這個缺點，我不能做到這一點。

白：現在我很坦白地告訴你一句話。你這種行為在我們的工作裏是不能容納的，我想你一定知道。你對我們的敵人有了真情感，你就會破壞我們的工作。

楊：（哀求地）白先生，請你……

李：實在也沒有什麼，不過是一封信。（把信交給岡田貞子）岡田祕書，請你要願諒我們，因為我們是奉了雄本長的命令才這樣做的。

岡：雄本叫你們這樣做的？

李：是的，岡田祕書。

岡：你跟雄本說，白先生跟我走了，有什麼事叫他跟我來說。（對白先生）我們走吧！

李：岡田祕書，你這樣……我們就沒有辦法交差了。請你自己跟雄本長說一聲，讓我們手下的容易辦事。

岡：（想了一下）也好，我在這兒等你，你去請雄本來！

李：（命令一個特務工作者）去請機關長來，不在舞池裏，就在咖啡廳。

工作者：是！（從中門下）

李：這，實在不能怪我們，我們完全是奉雄本長的命令做事。

岡：我知道了。（停了一下，看了看手裏的信）這封信也不能算有嫌疑呀，還你。（她把信交給了白先生，白先生接信）

李：岡田祕書，這信——？

岡：就說信在我這兒好了。

李：是

（雄本和那個特務工作者從中門上）

岡：雄本長！

雄：是岡田祕書，有什麼事嗎？

岡：你是上海特務機關長，我是駐華特務機關的祕書，我現在拿我的資格來跟你說話！

雄：是，岡田祕書，你有話吩咐好了。

岡：我叫他出去有事情。

雄：這，這，我沒有說不准白先生走呀。

岡：那很好。（對白先生）我們走吧！

白：好！（對雄本鞠躬辭別）再見，雄本長！

雄：（不願地）再見！

（岡田貞子和白先生並肩由右門下）

雄：（嘆氣，失望）唉！（在嘆氣聲中倒在沙發裏）

——幕落——

第二幕

景：在三層樓上。

後牆的左邊有一扇通外面的門，右邊有一扇立地窗。中間的牆有些凸出，在這凸出的牆上掛着一張大的油漆畫。這裏，有着一個祕密。

左牆上也沒有門，也沒有窗。

右牆上有一個門，通裏面的臥室。

舞台上：靠左有一套單人沙發，在沙發的左邊，靠牆有一架木製的書櫥，書櫥放着書和雜誌一類的東西。靠右有一張寫字桌，後有一張轉椅，和一張圓鏡。

牆上掛着屋中主人的照片。

假若把後牆長的立地窗上的幔子打開，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天；在藍色的天幕上，襯出無數的奇突的建築物。

牆角有衣架。

開幕：舞台上一個人也沒有，只隱隱約約地聽見一些下面馬路上來來去去的汽車發出來的

白：我看你同西尾好像發生真感情了吧？

楊：是的，（很快的改口）哦，沒有。

白：發生真感情，也是意料中的事。因為你跟他在一起的日子已經很多了。

楊：（懇求地）白先生……

白：不要怕，沒有什麼關係。

楊：（乞求地）白先生。（可憐地）你想我現在是多麼的痛苦呀。

白：我了解你，我早就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站在我們工作的立場來說，你是不應該的。

楊：我知道我的錯處，我很後悔，我為什麼在當初突然喜歡幹這種工作，到現在反而弄得……

白：楊小姐，你的錯誤就是你太容易動情感！我不是說我們幹這種工作的人沒有情感；我們是有情感的，我們的情感要給理智綰住了，到應該放的時候才放。

楊：是，我知道我這個缺點，我不能做到這一點。

白：現在我很坦白地告訴你一句話。你這種行為在我們的工作裏是不能容納的，我想你一定知道。你對我們的敵人有了真情感，你就會破壞我們的工作。

楊：（哀求地）白先生，請你……

白：你把來的那張翻出來，我可以答覆他們。

小：先把這張發了吧，是南戰場敵軍司令官調人的情報。

（白先生接了過來發出去。）

小：來的那張是命令你回去，說那邊有很多的事要你去幹。

白：他沒有指明要我到什麼地方去嗎？

小：他要你回四川去。

白：回四川。

小：唔。

白：限我那天報到？

小：沒有。

白：後來的那一張呢？

小：（換了桌上的那一張。）這張是叫你去見那個來接收的人。

白：在什麼地方？

小：在滬西土山灣那個坟堆裏面。

白：什麼做見面號？

白：我看你同西尾好像發生真感情了吧？

楊：是的，（很快的改口）哦，沒有。

白：發生真感情，也是意料中的事。因為你跟他在一起的日子已經很多了。

楊：（懇求地）白先生……

白：不要怕，沒有什麼關係。

楊：（乞求地）白先生。（可憐地）你想我現在是多麼的痛苦呀。

白：我了解你，我早就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站在我們工作的立場來說，你是不應該的。

楊：我知道我的錯處，我很後悔，我為什麼在當初突然喜歡幹這種工作，到現在反而弄得……

白：楊小姐，你的錯誤就是你太容易動情感！我不是說我們幹這種工作的人沒有情感；我們是有情感的，我們的情感要給理智綰住了，到應該放的時候才放。

楊：是，我知道我這個缺點，我不能做到這一點。

白：現在我很坦白地告訴你一句話。你這種行為在我們的工作裏是不能容納的，我想你一定知道。你對我們的敵人有了真情感，你就會破壞我們的工作。

楊：（哀求地）白先生，請你……

止，白先生把白小姐已經整理好的東西一起放到那個壁櫥裏去，然後把小木板門關上，把書放了下去，略加整理，又把桌上的零碎東西。放到抽屜裏去。）

白：（略停一下）你到裏面去，不要跟來的人見面。

（白小姐從左邊的門進去，白先生走到書架那裏，拿了一本書，坐在沙發裏看了起來。中門的幔子一撩，進來了一個女人，是楊雲波。）

楊：你好，白先生。

白：哦，楊小姐，請坐。（做出很親熱地招待來客的樣子。）西尾先生也來了嗎？

楊：沒有，白先生，是我一個人。

白：（換了一種態度。）一個人嗎？

楊：是的，我一個人來的，我想跟你來商量一下，我們用那一種方法對付西尾。

白：對於這件事，我想最好是你自己決定，因為只有你和他最接近，只有你知道，用那一種方法的機會最多，對你最有利益。譬如說他常常和你在一起吃東西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下毒藥的方法，假如是和你散步的機會最多，我們就可以趁他走到冷靜的地方用刀或是用手槍把他殺死。都可以，只要你看那一件最方便。

楊：我看……我還是用毒藥的方法最好。

白：那也好。

楊：你有嗎？

白：有，我這兒無論那一種東西都有。

楊：好，請你給一包給我。

白：我已經替你預備好了，（正要站起來去拿）

楊：白先生，我，我很怕。怕我不容易下手。

白：那有什麼怕的？假使你爲了這件工作犧牲了你自己，你也是光榮的。

楊：你要我準備犧牲嗎？

白：也不是說你非犧牲不可，假使你準備着犧牲，你就會有勇氣，你有了勇氣，做事才會成功。所以我勸你準備犧牲，只有準備犧牲才會得到成功。

楊：是的，我，我聽你的話。

（白先生把預備好的毒藥給她。）

白：這是一包慢性毒藥，可是藥性很烈。只要吃一點兒就會死，你假使給他吃了就可以從容的想法脫身，因爲他在兩個鐘點以內不會覺得。

楊：唔。

白：我看你同西尾好像發生真感情了吧？

楊：是的，（很快的改口）哦，沒有。

白：發生真感情，也是意料中的事。因為你跟他在一起的日子已經很多了。

楊：（懇求地）白先生……

白：不要怕，沒有什麼關係。

楊：（乞求地）白先生。（可憐地）你想我現在是多麼的痛苦呀。

白：我了解你，我早就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站在我們工作的立場來說，你是不應該的。

楊：我知道我的錯處，我很後悔，我為什麼在當初突然喜歡幹這種工作，到現在反而弄得……

白：楊小姐，你的錯誤就是你太容易動情感！我不是說我們幹這種工作的人沒有情感；我們是有情感的，我們的情感要給理智綰住了，到應該放的時候才放。

楊：是，我知道我這個缺點，我不能做到這一點。

白：現在我很坦白地告訴你一句話。你這種行為在我們的工作裏是不能容納的，我想你一定知道。你對我們的敵人有了真情感，你就會破壞我們的工作。

楊：（哀求地）白先生，請你……

白：（繼續地說下去）我個人很了解你，我是你跟上面中間的聯絡線。我直到現在還沒有把你的行爲向上面報告，就是這一點，你就可以知道我是已經幫你的忙了，要是我把你的行爲向上面報告了的話，你早就給……

楊：（脆弱地）白先生，我很感謝你，我能夠活到今天，完全是你救我的。（擦了擦沒有流出來的淚。）

白：這一次我派你這件工作，是上面的命令，你要是成功了。我非但不向上面報告你的錯處，我還要向上面報告你的成績，到那個時候，你就可以休養一個時期，或則向上面請長假，都可以。同時也不枉費了我平常對你的一番好意，要是這次你的工作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是為了你愛西尾，那你會知道，我們會對你取——（飄了楊雲波一眼，微微的笑了一下，）我想我不說，你也會知道的。

楊：白先生，我一定做！我決不忘了你的好意，我決意照你的吩咐去做，請你相信我。

白：我希望你這樣，（停了一下）我想你決不會在愛情和工作之間挑選一樣吧？你要知道，敵我之間是沒有愛情可以講的。

楊：是的！白先生，我決定爲了工作，爲了工作去做，我決不猶疑。

白：好，我很相信你這次的工作，我預祝你成功，（他伸出了手跟楊雲波握手。）

楊：（他很慢的把手伸出去和白先生握手，）謝謝你。

白：你不要自己決定一個限期，關於這件事？

楊：三天以內好嗎？（停了一下之後，）不！我，我要在最近的日子裏做這件工作，我願意在二十四小時以內。

白：請你再考慮一下好嗎？因為你的話……

楊：不，我已經決定了在二十四小時以內。

白：好，就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我希望你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楊：我一定很細心的幹。

白：你成功了，我立刻就替你請獎去。

楊：好，謝謝你，我要走了。

白：我再囑咐你一次，你要小心。

楊：我一定……（她把毒藥放進她的手提包裏去，站了起來準備走。）

白：（準備送她出去）我預祝你成功。

楊：謝謝你！（她走了出去，他送到中門口。）

（白先生把警鈴開關旋了一下，又回到左門口喚白小姐出來。）

白：出來吧！走了！

小：誰？

白：楊雲波。

小：有情報嗎？

白：沒有，我們剛才的工作還沒有做完吧？

小：不知道那面還有事沒有。

白：再去問問看，（白先生又把左邊牆上的畫揭起，正在這時警鈴又喚了起來，白先生趕快又把畫放下來，稍爲整理了一下。）

白：你？（他又把警鈴關了。）

小：我進去。（她又到裏面去了。）

（白先生又假裝着在看書。）

（正中的門簾一動進來了一個西裝少年，他是白先生的部下，白先生叫他小季，）

季：白先生。

白：哦，是你，把我嚇了一跳。

季：（找了一只凳子座下）也沒有看見過這麼高的三層樓：

白：你嫌他高？我還嫌他低啲。

季：我上這兒的三層樓，好像爬四川的峨嵋山一樣。

白：你有事嗎？

季：有。

白：什麼事？

季：報告你，櫻子舞廳昨晚上給搜查了，還給抓去了一個低級幹部叫王炳生。

白：我知道了。

季：聽說你也在場。

白：唔。

季：你看他抓去的嗎？

白：唔，誰派的他？

季：不清楚。

白：派這樣一個人簡直是誤事。

季：怎麼樣？

白：又胆小，又心慌，給人家一嚇話都說不出來了。

季：聽說他是在……

白：有沒有關於他的消息？

季：聽說在裏面招了口供了。

白：糟糕，不知他在裏面招了些什麼？

季：不知道！

白：這種人趁早幹了完事！

季：我再報告你一件事，那邊四川路剛開來一卡車汽油，兩卡車軍火，我等會兒想親自去

幹一下。

白：我剛才在外面回來，看見馬路口都站雙崗，我看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季：沒關係。

白：外面的情形很緊張呀！

季：我知道：

白：知道就成。

季：我的工作完了，要走了。

白：好，小心一點呀！

（小季從中門下。白先生開了警鈴開關，白小姐從裏面出來）

小：誰？來的？

白：來報告工作的！

小：關於昨天的事嗎？

白：說是那個王炳生招了什麼了。

小：是嗎？要是真的，我們最好想辦法先解決他！

白：我來吩咐他們去幹。

小：吩咐了嗎？

白：沒有呢。（發牢騷地）這幫人在沒有幹工作的時候，要他們犧牲什麼都成，等到走進

了我們這個圈子，要他們真正的去幹工作，他們就害怕了，好像都是爲了好奇心來兒戲一下。

小：大概訓練還不夠，認識也不清楚！

白：不知道雄本會怎麼樣辦？

小：我想他從來沒有到這兒來過，也許不會到這兒來麻煩你

（警鈴又響了起來，白先生順手把警鈴關住了）

小：（一邊向裏面去，一邊說）今天的流年不利。（白小姐剛走進裏面去）

（雄本站在第一個，後面有四個特務工作者，兩個人左右拉着布幔子，其餘兩個押着王炳生，王炳生已經沒有昨天那樣的精神了，今天，他的眼珠沒有了光，臉色很蒼白，腰有點彎，呼吸低而急促，總而言之他給上了刑，叫人覺得他可憐。）

白：哦，是雄本先生，請坐，你今天還是第一次來吧？

雄：（從中門口走下來）我很抱歉，到這兒來麻煩你。

白：沒有關係，不知道雄本先生有什麼事沒有？

雄：沒什麼別的，就是昨天晚上在櫻子舞廳抓到了一個抗日份子。他說跟你認識，可是又不十分肯定。所以我把你帶來請你看看。

白：那一點兒小事，還要你到這兒來，真不敢當，實在只要你來一個電話，我就可以到特務機關來拜望你的。

雄：那沒有關係。（回頭向王炳生）你說的地點就是這兒，在這兒你認識什麼人？

王：這兒？我……我沒有……

雄：（威脅地）什麼？說得清楚一點！（回頭問白先生）這個人你大概有點認識吧？

白：我不認識他。……他怎麼會認識我呢？（向王炳生）你認識我嗎？在那兒認識我的？

王：走向白先生，望了他一下後）我……我不認識你。

雄：什麼？你不認識？你不知道他是白先生嗎？

王：是的，我不認識他。

雄：（狠狠地往王炳生臉上打了一巴掌）媽的！你說清楚了沒有？

王：（呆了半天，然後慢慢地低下頭去）說清楚了。

雄：（沒法的望望白先生的臉）這幫混蛋，從來沒有一個好好兒的講一句真話的。

白：（陪着笑臉）是的。這種流氓很狡猾的。

雄：（回頭對王炳生）我對你說！你要是不講真話，小心我回去揍你！

王：我……（他望望白先生的眼睛，但立刻避開了）我沒有話說。

雄：你忘了昨天那種滋味了吧？

王：（他懇求似地望着白先生，希望白先生能救他）我……我講……

雄：好的，你講吧，你要是真的講了真話，我馬上就叫他們放你出去，讓你自由。

王：是。

雄：說吧！

王：（他看見白先生向他瞪着眼，他就有點怕）我……我實在沒有什麼話講呀。

雄：（他氣得什麼似的，要想打他，但又停止了）他媽的，你嫌昨天的冷水灌得不舒服，我今天就請你吃酸辣湯！（回頭對白先生）昨天問他口供，他不招，後來把冷水灌了他的鼻子，他才招了一點兒。（又回頭對王炳生）今天你不招，我就用酸辣水灌你！昨天我只用了三種刑，今天我要對你用六種刑！（一步進一步的威脅）昨天你死了不到十回，我今天要你死一百回！可是老不叫你斷氣，你知道嗎？

王：（他用了不得不諱的神氣望着白先生）……

雄：你要是說了，我就放你。

王：（痛苦地低着頭）我……受不了了。

雄：（恐嚇地）你要是不說，我回去馬上就用細麻線扣住你的大姆指，把你憑空吊起來，直吊到你死，然後再把你放下來讓你醒。

王：（可憐地嘆着氣）哦！

雄：等你醒了，再用緝藤線扣住你腳上的大腳指，把你倒邊來吊。這個味兒比吊手指要好一點。（他得意地對着王炳生點頭）對不對？

王：……

雄：要是你說了，就什麼事也沒有。

王……

雄：這個不很難，只要你說一聲就得了。

王……

雄：昨天你不是說跟他認識的嗎？那麼今天你只要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就是了。

王……

雄：說吧！好好兒的說，我決不跟你爲難。（停頓了一下）說呀！

王：（望了望雄本可怕的臉）有一點……

雄：有一點什麼？

王：有一點……

雄：不要怕，有我在這兒，沒有人敢碰你的，你說吧！

王：有一點認識。

（有兩個特務工作者的手，很習慣地搭在白先生的肩上）

雄：有一點認識？

白：（看了看他自己左右的兩個特務工作者的臉，然後很威嚴地，可怕地望着王炳生）跟

我認識嗎？

雄：（他氣得什麼似的，要想打他，但又停止了）他媽的，你嫌昨天的冷水灌得不舒服，我今天就請你吃酸辣湯！（回頭對白先生）昨天問他口供，他不招，後來把冷水灌了他的鼻子，他才招了一點兒。（又回頭對王炳生）今天你不招，我就用酸辣水灌你！昨天我只用了三種刑，今天我要對你用六種刑！（一步進一步的威脅）昨天你死了不到十回，我今天要你死一百回！可是老不叫你斷氣，你知道嗎？

王：（他用了不得不講的神氣望着白先生）……

雄：你要是說了，我就放你。

王：（痛苦地低着頭）我……受不了了。

雄：（恐嚇地）你要是不說，我回去馬上就用細麻線扣住你的大姆指，把你憑空吊起來，直吊到你死，然後再把你放下來讓你醒。

王：（可憐地嘆着氣）哦！

雄：等你醒了，再用細麻線扣住你脚上的大脚指，把你倒過來吊。這個味兒比吊手指要好一點。（他得意地對着王炳生點頭）對不對？

王：……

雄：要是你說了，就什麼事也沒有。

王……

雄：這個不很難，只要你說一聲就得了。

王……

雄：昨天你不是說跟他認識的嗎？那麼今天你只要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就是了。

王……

雄：說吧！好好兒的說，我決不跟你爲難。（停頓了一下）說呀！

王：（望了望雄本可怕的臉）有一點……

雄：有一點什麼？

王：有一點……

雄：不要怕，有我在這兒，沒有人敢碰你的，你說吧！

王：有一點認識。

（有兩個特務工作者的手，很習慣地搭在白先生的肩上）

雄：有一點認識？

白：（看了看他自己左右的兩個特務工作者的臉，然後很威嚴地，可怕地望着王炳生）跟

我認識嗎？

王：（吞吞吐吐地）我……我是說……好像有一點認識。

白：好像？我告訴你，這不是可以隨便說的。你要……

雄：（無可奈何地望了望白先生，打斷了他的話，回頭問王炳生）你知道他姓什麼？

王：他——？

雄：你只要說出他姓什麼，你就可以得到自由，你懂嗎？

王：他，他姓……

白：不要瞎猜！

雄：（覺得他過份）白先生！（對王炳生）你說呀，他姓什麼？

王：他？他姓白！

雄：沒有說錯嗎？

王：沒有。

雄：是想出來的嗎？

王：是的。

雄：很好。（回頭對白先生）白先生，他既然知道你的姓……我很抱歉，你假使有空，我

想請你到我們那邊去一趟。

（李組長吩咐兩個特務工作者搜查書架，正在這時突然外面起了一聲槍聲，立刻就看見窗外起了紅光和濃烟，接着炸彈的爆炸聲，各種槍彈和炮彈的裂開爆炸的聲音，跟着就聽見有好幾處吹着警笛，下面街上的人發了瘋似的喊着叫着，一忽兒有了槍聲；但很疏落，巡捕房的警車的怪喇叭聲，救火會救火車上的鈴聲，救護車上的憂鬱的喇叭聲，人們的騷動聲，一切都沒有程序的發生着。

白先生很鎮靜地望了望窗戶外面的火焰，白小姐很快地跑到洋台上去看外面所發生的情形，幾個特務者也有到洋台上去觀察外面動靜的，也有在繼續做搜查工作的，給我們看見的只有直往上升的濃烟在烟裏面夾着的火星。其他的一切只能聽到，而不能看到）

— 90 —

李：又是那些抗日份子在破壞工作了。

工作者甲：大概那車剛到的汽油給燒了。

工作者乙：還有兩車軍火也完了。

（李組長沒有理他們的話，反督促他們趕快做工作）

李：快幹吧！

（特務工作者甲就在那裏觀察那幅油漆畫。）

甲：一點灰都沒有！

甲：我沒有聽見。

雄：你呢？

乙：我也沒有聽見。

雄：他們都沒有聽見。

白：這沒有什麼關係，我是爲了雄本先生的工作起見，所以希望能更詳細一點的好。

雄：（很氣忿地翻了翻眼，但立刻裝做若無其事似的問王炳生）噲！你聽見我剛才說的話了嗎？

王：我，我沒有。

白：（對王炳生）雄本機關長問你聽見了他喊我白先生了沒有？

王：我……我聽見的。

雄：（被窘住了）哦，哦，是的，我也說過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他氣憤的回過頭來對着王炳生臉上狠狠地打了一下）媽的！你這個流氓，你開我的玩笑，（命令他的部下）

來！把他帶回去。

甲：是！（特務工作者甲和乙剛把王炳生押到中門口，就被雄本喊了回來）

雄：回來！（甲和乙又把王炳生押了回來）

雄：我問你，你說你認識這兒的人，你現在爲什麼——哦，白先生，這個人混的很，我非
要回去狠狠地揍他一頓不可，（又問王炳生）你知道你犯的什麼罪？你不會以爲你最多
只是受幾天苦，坐幾個月牢就可以沒事的吧？我告訴你，你這是做夢，你現在犯的罪
該槍斃！該殺頭！你知道嗎？

王：（恐怖地）那，那，那是……是……（他現在全身直抖）

雄：我告訴你的都是真話，（他陰險的冷笑了一下，慢慢地說）可是有一個辦法可以救你
自己。

王：（覺得有一線希望，因此他期望着懇求似地說）是——？是——？

雄：幹脆一句，只要你說真話！……你不是說認識這兒的嗎？你在這兒至少指出一個人
來，這個人要你認識的！

王：（準備集中他的勇氣來講。他覺得他自己的呼吸有點緊張。他望了望白先生那付使人
害怕的眼光，就慢慢地把頭低下去。突然他抬了頭望着白先生，嘴唇動了一下。舞台上
一片寂寞。王炳生把望白先生的眼光慢慢地移向別處去）

雄：（溫柔地拍着王炳生的肩頭）沒有關係！不用怕，白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們不會害
他的，因爲白先生替我們皇軍効過勞，立過不少的功，所以你說了，對你，對白先生都

不會有什麼損害的。

王：（望着白先生的嚴肅的臉）是的，我知道我知道——。

雄：那你說呀！

王：是，（搖了一下頭，嘆了一口氣）唉，我知道——（低下了頭）

雄：怎麼樣？（拍着他的肩膀）

王：（莫名其妙地抬起了頭，聲音有點抖索，眼睛裏包含着亮晶晶的淚）沒什麼。

雄：（火山將要爆發似的）怎麼？你說呀！

王：（望着雄本）我……

雄：你說不說？

王：（他用了他最後的氣力，勇敢地說）我，我不認識他，我不能害好人。

雄：（火山爆發了——他忿怒到了極點，嘴裏罵着，手腳不停地打着，踢着王炳生，王炳

生一點也不躲避，好像他並不感到痛苦，他的眼注視着前面，臉上增加了苦楚的表情，

直由臉上掛着兩行熱淚到掩面大哭止，他才開始有了知覺，）

白：（心裏覺得非常難過，非常同情王炳生，但只是嘆了一口氣來表示他心中的情緒，）

唉……（其他的特務工作者都本能地呆呆地望着王炳生）

雄：（吩咐他手下的工作者）帶回去！快！（罵王炳生）沒有用的東西！只配挨揍！

（特務工作者甲和乙把王炳生押了出去）

雄：（停了一刻以後，他因為他的計劃完全失敗，所以不像剛才那樣戴着假面具的客氣了）
白先生，爲了我們的工作需要起見，請你答應，讓我們搜查一下！

白：（面無表情地）可以。

雄：（四面望了一望之後，就走到寫字桌那裏去拉抽屜，但抽屜鎖着）請你開一開好嗎？

白：好。（他走過來開抽屜）

（雄本在這時就用手指敲敲寫字桌面，又敲敲桌子邊，略停了一下，又看了看牆上的畫，先用手摸了一下，後又用手指敲敲畫面，又敲着畫邊的牆，這裏發出牆磚結實的聲音，他又伸手在畫後敲敲，正敲在木板門那裏，所以發出的聲音是空洞的，雄本的視線本來在看白先生開抽屜，現在他聽見了這奇怪的聲音，他立刻就把手轉了過去望着那一塊地方，雄本就準備把畫揭起來看一個明白，正在這時，外面發出了高跟鞋的聲音，舞台上聽到這突時其來的聲音，都向中門看去，正好岡田貞子把門簾一撩站在那裏了）

岡：（怒氣沖沖地）你昨天麻煩了他！今天又帶了人來領捉！你倒底存的什麼心？

雄：（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

岡：我問你，爲什麼你要跟他過不去？

雄：（狡猾的）岡田祕書，請你原諒，我到這兒來是爲了工作，我們皇軍的工作。

岡：哼！你把皇軍壓我？皇軍並沒有要你害好人！皇軍要你們對付的是抗日份子，反戰份

子！白先生替皇軍做過事，對皇軍有功績，你爲什麼老……

雄：岡田祕書，你靜一靜我講給你聽。

（岡田貞子走到白先生身邊）

雄：（也跟了過去）都是爲了昨天晚上抓到了一個抗日份子，他招出來的話和白先生有一點關係。所以我們帶他來問問白先生認不認識他，要是他說不認識的話，我可以幫白先生。生在工作報告上說幾句好話。我這次來的用意，完全是爲了白先生，你到反而怪起我來了。

岡：（聽了這話信以爲真，有點覺得剛才對雄本太過份了）……

白：貞子，雄本先生講的不錯，完全是爲了我。

岡：那，那到錯怪了，很對不起，請你原諒我。

雄：沒什麼，只要岡田祕書不怪我就是好的了。

(回頭對其餘的工作者) 回去吧！

岡：準備走了嗎？

雄：走了，白先生很對不起，打擾了你很多時間。

白：咳，好說。……再談談好嗎？

雄：走了，還有一點事，再見！再見！

(岡田貞子和白先生送雄本到門口，雄本無精打彩的走了出去，其餘的工作者都跟了出去)

岡：把我嚇了一跳。

(白先生很熱情地握着貞子的手)

白：(很感激地) 謝謝你：

岡：他對你的態度什麼樣？

白：誰？說雄本嗎？

岡：唔！

白：還好……你怎麼突然現在來了？

岡：你昨天晚上在櫻子舞廳不是叫我今天來嗎？

（李組長吩咐兩個特務工作者搜查書架，正在這時突然外面起了一聲槍聲，立刻就看見窗外起了紅光和濃烟，接着炸彈的爆炸聲，各種槍彈和炮彈的裂開爆炸的聲音，跟着就聽見有好幾處吹着警笛，下面街上的人發了瘋似的喊着叫着，一忽兒有了槍聲；但很疏落，巡捕房的警車的怪喇叭聲，救火會救火車上的鈴聲，救護車上的憂鬱的喇叭聲，人們的騷動聲，一切都沒有程序的發生着。

白先生很鎮靜地望了望窗戶外面的火焰，白小姐很快地跑到洋台上去看外面所發生的情形，幾個特務者也有到洋台上去觀察外面動靜的，也有在繼續做搜查工作的，給我們看見的只有直往上升的濃烟在烟裏面夾着的火星。其他的一切只能聽到，而不能看到）

— 90 —

李：又是那些抗日份子在破壞工作了。

工作者甲：大概那車剛到的汽油給燒了。

工作者乙：還有兩車軍火也完了。

（李組長沒有理他們的話，反督促他們趕快做工作）

李：快幹吧！

（特務工作者甲就在那裏觀察那幅油漆畫。）

甲：一點灰都沒有！

白：當然，我也希望能夠早一點。

岡：你至少也得給我一個日子呀？

白：你準備那一天呀？

岡：我要你在上任後第二個禮拜裏舉行。

白：來得及嗎？

岡：當然來得及了。

白：好，就這麼辦吧！

岡：真的？

白：當然！難道我還騙你嗎？

岡：（高興地跳了起來握着白先生的手）我真高興極了。

白：（微微地笑了一笑，又像是苦笑）我也很高興。

岡：（看了看錶）我要去了，海軍司令部成美少將請我們吃飯！

白：還早吶。

岡：不早了，現在已經十一點多了。

白：好，你下午再來吧！

（李組長吩咐兩個特務工作者搜查書架，正在這時突然外面起了一聲槍聲，立刻就看見窗外起了紅光和濃烟，接着炸彈的爆炸聲，各種槍彈和炮彈的裂開爆炸的聲音，跟着就聽見有好幾處吹着警笛，下面街上的人發了瘋似的喊着叫着，一忽兒有了槍聲；但很疏落，巡捕房的警車的怪喇叭聲，救火會救火車上的鈴聲，救護車上的憂鬱的喇叭聲，人們的騷動聲，一切都沒有程序的發生着。

白先生很鎮靜地望了望窗戶外面的火焰，白小姐很快地跑到洋台上去看外面所發生的情形，幾個特務者也有到洋台上去觀察外面動靜的，也有在繼續做搜查工作的，給我們看見的只有直往上升的濃烟在烟裏面夾着的火星。其他的一切只能聽到，而不能看到）

— 90 —

李：又是那些抗日份子在破壞工作了。

工作者甲：大概那車剛到的汽油給燒了。

工作者乙：還有兩車軍火也完了。

（李組長沒有理他們的話，反督促他們趕快做工作）

李：快幹吧！

（特務工作者甲就在那裏觀察那幅油漆畫。）

甲：一點灰都沒有！

白：她的人已經完全屬於我的了：怎麼會不想辦法救我吶？况且她已經有孕了：

小：想不到你到快做爸爸了。

白：快要回總部了，還談得上做爸爸？（感嘆地）要不是爲了工作，怎麼會去跟貞子在一起！

小：（帶一點譏諷地）有點後悔嗎？

白：也談不到，像你還不是一樣。爲了工作去跟雄本在一道。

小：我是無所謂，反正把身體獻給工作了。

白：（由這個女的想到那一個女的）我想起楊雲波來了。

小：怎麼？

白：最近她很消極！

小：我也許她真的跟西尾發生了感情也說不定？

白：剛才她來給我說了一頓，她好恨……

小：照我們的紀律，我們應當先把她解決了再說。

白：我想看她這三天裏的動靜怎麼樣！然後再決定——

小：要是在三天裏面，她不能表示成績我們就可以……

（李組長吩咐兩個特務工作者搜查書架，正在這時突然外面起了一聲槍聲，立刻就看見窗外起了紅光和濃烟，接着炸彈的爆炸聲，各種槍彈和炮彈的裂開爆炸的聲音，跟着就聽見有好幾處吹着警笛，下面街上的人發了瘋似的喊着叫着，一忽兒有了槍聲；但很疏落，巡捕房的警車的怪喇叭聲，救火會救火車上的鈴聲，救護車上的憂鬱的喇叭聲，人們的騷動聲，一切都沒有程序的發生着。

白先生很鎮靜地望了望窗戶外面的火焰，白小姐很快地跑到洋台上去看外面所發生的情形，幾個特務者也有到洋台上去觀察外面動靜的，也有在繼續做搜查工作的，給我們看見的只有直往上升的濃烟在烟裏面夾着的火星。其他的一切只能聽到，而不能看到）

李：又是那些抗日份子在破壞工作了。

工作者甲：大概那車剛到的汽油給燒了。

工作者乙：還有兩車軍火也完了。

（李組長沒有理他們的話，反督促他們趕快做工作）

李：快幹吧！

（特務工作者甲就在那裏觀察那幅油漆畫。）

甲：一點灰都沒有！

李：那我不知道，我是奉了他的命令來的。你知道，我不過是他的一個部下。

白：是的，我是說雄本先生。總有一天我跟他到西尾先生那兒去講個明白。

小：李先生，你請便吧。哦，哥哥我替你介紹這位是特務機關的李組長，這個是我的哥哥。

李：我久已聞名——白先生。

白：李組長。（倆人都不願意似的握了握手）

小：李組長是昨天晚上雄本替我介紹的，他從北平特務機關調到上海來，到了才五天。

白：唔。

小：雄本說李組長在北平的成績非常好，所以西尾先生把他調到上海來，將來還有希望幹分機關長呢！

李：那兒的話，我到上海來幹已經很滿意了。怎麼還想當分機關長，要是白先生跟白小姐肯替我在西尾總長跟岡田祕書那兒說幾句好話，我就很感激了。

小：要是李組長不嫌我們沒用，我們到很願意。

李：白小姐，請你原諒我，我們要打擾你們了。

小：沒關係、你請便吧。

（李組長吩咐兩個特務工作者搜查書架，正在這時突然外面起了一聲槍聲，立刻就看見窗外起了紅光和濃烟，接着炸彈的爆炸聲，各種槍彈和炮彈的裂開爆炸的聲音，跟着就聽見有好幾處吹着警笛，下面街上的人發了瘋似的喊着叫着，一忽兒有了槍聲；但很疏落，巡捕房的警車的怪喇叭聲，救火會救火車上的鈴聲，救護車上的憂鬱的喇叭聲，人們的騷動聲，一切都沒有程序的發生着。

白先生很鎮靜地望了望窗戶外面的火焰，白小姐很快地跑到洋台上去看外面所發生的情形，幾個特務者也有到洋台上去觀察外面動靜的，也有在繼續做搜查工作的，給我們看見的只有直往上升的濃烟在烟裏面夾着的火星。其他的一切只能聽到，而不能看到）

李：又是那些抗日份子在破壞工作了。

工作者甲：大概那車剛到的汽油給燒了。

工作者乙：還有兩車軍火也完了。

（李組長沒有理他們的話，反督促他們趕快做工作）

李：快幹吧！

（特務工作者甲就在那裏觀察那幅油漆畫。）

甲：一點灰都沒有！

李：你們到裏面去搜查，仔細一點，要開箱子怎麼的，出來找白先生，知道嗎？

甲：是！（兩個人都走了進去）

李：（走到寫字桌旁邊，把抽屜拉開來看了一下，只裝模作樣地翻了一下。他好像要說話似的對着白先生）

小：我要出去看看。哥哥！

白：李組長在檢查東西，你出去對他的工作會有障礙的。

李：沒有關係，你去好了，白小姐。

（白小姐望了一下白先生，從中門下）

李：（用手摸摸那張畫，用手指敲敲，它和後面的牆剛好敲在木板上面，李組長回頭看白先生，白先生望着別處，李組長又敲了敲那個地方）白先生，雄本長告訴我，你這裏有祕密，是嗎？

白：我不知道。

李：他告訴我說你的嫌疑非常的大，所以他要我來檢查一次，我想……你可以公開的跟雄本長談談。

白：是的，我不知道雄本說我的嫌疑很大，是指那一方面的？

（李組長吩咐兩個特務工作者搜查書架，正在這時突然外面起了一聲槍聲，立刻就看見窗外起了紅光和濃烟，接着炸彈的爆炸聲，各種槍彈和炮彈的裂開爆炸的聲音，跟着就聽見有好幾處吹着警笛，下面街上的人發了瘋似的喊着叫着，一忽兒有了槍聲；但很疏落，巡捕房的警車的怪喇叭聲，救火會救火車上的鈴聲，救護車上的憂鬱的喇叭聲，人們的騷動聲，一切都沒有程序的發生着。

白先生很鎮靜地望了望窗戶外面的火焰，白小姐很快地跑到洋台上去看外面所發生的情形，幾個特務者也有到洋台上去觀察外面動靜的，也有在繼續做搜查工作的，給我們看見的只有直往上升的濃烟在烟裏面夾着的火星。其他的一切只能聽到，而不能看到）

— 90 —

李：又是那些抗日份子在做破壞工作了。

工作者甲：大概那車剛到的汽油給燒了。

工作者乙：還有兩車軍火也完了。

（李組長沒有理他們的話，反督促他們趕快做工作）

李：快幹吧！

（特務工作者甲就在那裏觀察那幅油漆畫。）

甲：一點灰都沒有！

李：你們到裏面去搜查，仔細一點，要開箱子怎麼的，出來找白先生，知道嗎？

甲：是！（兩個人都走了進去）

李：（走到寫字桌旁邊，把抽屜拉開看了一下，裏裝模作樣地翻了一下。他好像要說話似的對着白先生）

小：我要出去看看。哥哥！

白：李組長在檢查東西，你出去對他的工作會有障礙的。

李：沒有關係，你去好了，白小姐。

（白小姐望了一下白先生，從中門下）

李：（用手摸摸那張畫，用手指敲敲，它和後面的牆剛好敲在木板上面，李組長回頭看白先生，白先生望着別處，李組長又敲了敲那個地方）白先生，雄本長告訴我，你這裏有祕密，是嗎？

白：我不知道。

李：他告訴我說你的嫌疑非常的大，所以他要我來檢查一次，我想……你可以公開的跟雄本長談談。

白：是的，我不知道雄本說我的嫌疑很大，是指那一方面的？

李：這……這到很難說，像今天他告訴我這兒有夾板牆，他特別要我注意那幅畫後面。

（他指着那幅油漆畫，）

白：我到很希望你能夠四面都查一查，是否是真有夾板牆。

李：是的，我本來應該那麼做，可是我……（看了看裏面的人）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這件事是……（他又走到左門口向裏面看了一眼）你又不可以告訴我，你到底做什麼秘密工作？

白：李組長這話很奇怪，我不知道李組長問的是什麼話？

李：請你原諒我，我得跟你說，你的秘密雄本都知道了。

白：請你說說看，他知道了我些什麼秘密？

李：我想他的話也許都是真的，他剛才告訴我說，他發現你畫後面的牆是夾板的。我雖然沒有把他揭開，可是我知道雄本的話是對的，因為我摸了摸那張畫，我發現畫上面一點土都沒有，旁邊那兩條字對上面就有了土，我還敲了一下那堵牆，的確是夾板的，所以我可以說，你的那幅畫後面是有秘密！

白：那你……

李：（不給他說話的機會）你要是強辯的話，我馬上就可以把畫揭開來給你看，證明你的行為是有嫌疑的。

白：（至少有點心虛）照李組長的意見，我該怎麼辦呢？

李：你爲什麼要跟雄本發生磨擦呢？

白：這是他要跟我過不去，我有什麼辦法呢？

李：話雖然是這麼說，可是你自己也應該負一點責任呀。

白：李組長，我並沒有什麼祕密，所以我也不願意向他解釋。

李：白先生，你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你能夠知道現在到了什麼時候？！你還要說你沒有嫌疑？

白：難道你知道我一定有祕密嗎？

李：你還不承認？

白：我不能承認。

李：好，（他看了看四面都沒有有人，就走到寫字桌那裏，把畫揭開，發現了一扇小木門，他又把小木門拉開，在壁櫥裏的祕密亦裸裸地露了出來，他看了看白先生之後，又很快地把木門關上，把畫放了下來）怎麼樣，還有話說沒有？

白：既然給你們發現了我的祕密，我就跟你們進去好了。

李：這是你的精神，不是你的使命。你要知道你所負的責任是什麼？

白：這與你沒有什麼關係，你既然發現了我，你就把我逮走好了。

（左面發出了脚步聲，李組長就阻止他講話，自己走向左面去看，正好他們兩人從裏

面出來）

李：有什麼沒有？

甲：我們一件一件都檢查了，沒有什麼。

李：你們可以都到下面去檢查去！

甲：都去嗎？

李：都去！

甲：是。（兩人從中門下）

李：（看兩人都走了出去之後）你給我發現了，你應該告訴我，你是誰？是不是「八十八」

號間諜？

白：這……不是！

李：你知道我為什麼跟你講這麼多話？

白：你不過是用一下手段而已。

李：錯了，我想你今天也應該接到上面的命令了吧？

白：（驚奇地望着他的臉）……

李：你應當很坦白地告訴我你是誰？

白：你到底是什麼用意？

李：我把那些人調開，我都有緣故的。

白：（莫明其妙地望着李組長）……

李：我剛從北平調到這兒來，才只有五天，你知道嗎？

白：（他覺得對方的話，都是有暗示性的，但他沒有辦法告訴對方他是誰，他低了頭走了

兩步）現在大概有『十點鐘』了吧？

李：對了明天上午『十點鐘』。

白：（突然回頭問）地點在那兒？

李：滬西土山灣。

白：（很快的走過來站在他面前）我是——『八十八號』你是——？

李：我是劉永春。

白：（很抱歉的握李組長的手）我真抱歉。

李：特務機關已經完全知道你的祕密了，你應該注意一點。

白：對於你——？

李：對我還沒有關係，雖然特務機關已經知道了中央派劉永春來，可是他們還沒有發現劉

永春是誰。

白：你到這兒來——？

李：西尾把我從北平調來，總部就要我負責這一邊的事。

白：我們就這樣交代了。

李：我希望你能趕快離開這兒！

白：還要跟下面的聯絡線發生聯絡呢？

李：我已經知道了。

白：我還有一件事沒有辦，我想等辦完了這件事再走。

李：什麼事？……你要知道，特務機關真的要逮你呀！

白：我知道。

李：你說的那件事，不知道我有力量幫你的忙不？

白：你肯幫助我，那是最好也沒有了。

李：什麼事啊？

白：總部在前幾次來命令。要我把特務總機關的那份間諜名冊弄走。

李：間諜名冊？

白：是的，總部的意思要把敵人散佈在我們後方的間諜一網打盡。

李：這名冊，據我所知道，特務機關也有一份。

白：是的。根據我的情報，那份名冊就是總機關的那份。

李：那好極了。我來幫你打探一下，這份東西在那兒。

白：我要把那份名冊弄到手以後，才離開這兒。

李：你把那幅畫後面的那架發報機拿走吧，否則一定會出事。

白：這——

李：怎麼？

白：等會兒我還要用呢。

李：爲什麼？

白：已經約定了，在中午十二點鐘。有……

西：你當然有這種能力，只要你肯答應我就成。至於你答應我以後有什麼問題發生，我可以幫你解決。

白：我知道西尾先生是肯幫助我的，可是我自己認為我沒有這種能力去幹間諜工作。

西：你現在不是已經在幹間諜工作了嗎？

白：這是別人說我，我自己還沒有承認。

西：這樣說起來，你不承認你是中國的間諜了。

白：我本來不是間諜，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說我是間諜。

西：你不想再替皇軍効勞嗎？你不肯幫助皇軍趕快成功嗎？

白：我很願意替皇軍効勞，只要西尾先生吩咐我，我總肯去幹的。就是西尾先生要我承認是一個間諜，我可不敢答應。

西：那個祕密發報機還不能證明你是一個間諜嗎？

白：那不過是一件違禁品，並不能證明是一個間諜的東西。

西：那當然是間諜用的東西。除了間諜還有什麼人用呢？

白：既然西尾先生要說我是間諜，我也沒有辦法。就請西尾先生把處分間諜的刑罰來處分

我吧！

西：你當然有這種能力，只要你肯答應我就成。至於你答應我以後有什麼問題發生，我可以幫你解決。

白：我知道西尾先生是肯幫助我的，可是我自己認為我沒有這種能力去幹間諜工作。

西：你現在不是已經在幹間諜工作了嗎？

白：這是別人說我，我自己還沒有承認。

西：這樣說起來，你不承認你是中國的間諜了。

白：我本來不是間諜，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說我是間諜。

西：你不想再替皇軍効勞嗎？你不肯幫助皇軍趕快成功嗎？

白：我很願意替皇軍効勞，只要西尾先生吩咐我，我總肯去幹的。就是西尾先生要我承認是一個間諜，我可不敢答應。

西：那個祕密發報機還不能證明你是一個間諜嗎？

白：那不過是一件違禁品，並不能證明是一個間諜的東西。

西：那當然是間諜用的東西。除了間諜還有什麼人用呢？

白：既然西尾先生要說我是間諜，我也沒有辦法。就請西尾先生把處分間諜的刑罰來處分

我吧！

李：（肯定的）沒有什麼。

雄：這到奇怪，是你自己檢查的嗎？

李：是的。

雄：（用手敲敲牆，還是發出空洞的聲音來）這明明是夾板的，怎麼會沒有東西？！三郎，你替我把這幅畫拿下來！

三：是！（他把畫拿下來，發現了畫後面的祕密，雄本走過來把小木板門一拉，發現是一個空的洞）

雄：（很失望地望着白先生。所有的人都驚奇地望着雄本，然後都注視着白先生）這是什麼？

白：（很悠閒的樣子，慢慢地掏出烟盒，抽着了一支烟，很舒適的坐在書廚前的沙發上）這是以前裝電話用的。因為現在用了桌上電話，所以那就空着不用了。

雄：（用手指摸了裏面一下）到很幹淨，一點灰都沒有。（陰險地，偷偷地望着白先生的臉）

白：（瘋刺似地）也許老媽子天天在擦呀。

雄：（望了望李組長以後，就開始焦急地踱了起來，踱了兩踱之後，對三郎）三郎，你替

我再四面檢查一下。

三：是。

雄：仔細一點。

三：是，（他就開始在四面搜了起來）

雄：李組長，請你也幫着看看。

李：是。

（他們兩人無目的的向四邊牆壁，對聯，鏡櫃，衣架作詳細的檢查，但都沒有得到任何的嫌疑，雄本自己把白先生剛才燒毀的紙灰和撕碎的紙，檢了起來，很仔細的拚湊了一下，也沒有得到任何的線索。這時李組長走到桌子邊來檢查這張寫字桌和搜查寫字一桌抽屜裏的東西，荒木三郎走到書櫥邊檢查書櫥和書櫥中的書。雄本也慢慢地觀察一件件的傢具，甚至於台桌上的鐘，墨水瓶之類的零碎東西，最後他走到書櫥邊來幫着三郎做工作。白先生很鎮靜的坐着抽烟，在他後面站着兩個工作者監視着他。其他兩個工作者守着門口，雄本很仔細的在觀察着，也許是在冷靜地想，因為他發現這書櫥給移動過了。）

雄：（問李組長）剛才這個書櫥檢查過沒有？

李：檢查過了。

雄：移動了沒有？

甲：（他站在白先生後面，見李組長略遲了一下，他就搶着回答了）沒有。

雄：（有氣無力地）唔。（他還是站在那裏，但眼睛却轉移到了白先生的臉上，他想從他的表情上得到一點線索。但白先生很鎮靜，若無其事的坐着，雄本很失望地望了一下三郎。三太郎還是很小心地，仔細地觀察着這書櫥。）

雄：三郎。

三：是。（他手裏捧着一件正在檢查的東西，但兩只眼睛却直望着雄本）

雄：有線索沒有？

三：（苦着臉）還沒有。

雄：（陰險地望了白先生一眼，想了想以後就假笑着）白先生，西尾總長派你去就任警察局長……你那一天上任呀？

白：（冷冷地）不是明天就是後天。

雄：（雙關地）白先生當了警察局長，那幫抗日份子的活動力量就會減少了？！

白：（會意地翻着白眼）唔。

雄：（看四面的人）白小姐呢？

白：出去了。

雄：那兒去了？

白：也許到特務機關去看你了。

雄：是嗎？

白：難道她沒有去過嗎？

雄：當然去過的。（他搭訕地回過頭來對三郎）怎麼樣了？

三：還是沒有。

雄：你看看這個書櫥給移動過了沒有！

三：是。（他放下了手裏的東西。仔細地觀察書櫥的背和被靠的那一面牆是否有什麼不

同的痕跡，然後又跪在地上觀察書櫥的腳是否能移動。他檢查完畢。站起來向雄本報

告）

三：報告雄本長。這書櫥已經給移動過了。因為地板上還有痕跡呢！

雄：（用很嚴肅地眼光望着荒木三郎）是嗎？

三：是的。

西：你當然有這種能力，只要你肯答應我就成。至於你答應我以後有什麼問題發生，我可以幫你解決。

白：我知道西尾先生是肯幫助我的，可是我自己認為我沒有這種能力去幹間諜工作。

西：你現在不是已經在幹間諜工作了嗎？

白：這是別人說我，我自己還沒有承認。

西：這樣說起來，你不承認你是中國の間諜了。

白：我本來不是間諜，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說我是間諜。

西：你不想再替皇軍効勞嗎？你不肯幫助皇軍趕快成功嗎？

白：我很願意替皇軍効勞，只要西尾先生吩咐我，我總肯去幹的。就是西尾先生要我承認是一個間諜，我可不敢答應。

西：那個祕密發報機還不能證明你是一個間諜嗎？

白：那不過是一件違禁品，並不能證明是一個間諜的東西。

西：那當然是間諜用的東西。除了間諜還有什麼人用呢？

白：既然西尾先生要說我是間諜，我也沒有辦法。就請西尾先生把處分間諜的刑罰來處分我吧！

（大家都望着白先生，但他還是很鎮靜）

雄：白先生，這架發報機是間諜用來傳遞消息的。你怎麼也會有呀？

白：我不過是用來玩兒的。並不像你看得那麼重要。

雄：（冷笑了一聲）哼！三郎，你看看這架發報機是壞的，還是好的。

三：是。（他舉着發報機仔細觀察。他把發報機上的那根通電的電線拿在手裏）

雄：好的壞的？

三：看不出來。

雄：你找一個插頭通上了電看！

白：（暗示李組長）雄本先生，現在已經十二點了，請你快一點吧，我還要出去吃飯呢。

李：（一邊伸手去拿三太郎手裏的發報機，一邊說）拿來給我看！

三：是！（把發報機遞給李組長）

（李組長接過來觀察發報機）

雄：給我，李組長！

（李組長先望了雄本一下，然後把發報機給他）

雄：（接過來看了看）這麼複雜的零件。（他看見寫字桌邊有一個插頭，他就走過去把發

西：你當然有這種能力，只要你肯答應我就成。至於你答應我以後有什麼問題發生，我可以幫你解決。

白：我知道西尾先生是肯幫助我的，可是我自己認為我沒有這種能力去幹間諜工作。

西：你現在不是已經在幹間諜工作了嗎？

白：這是別人說我，我自己還沒有承認。

西：這樣說起來，你不承認你是中國的間諜了。

白：我本來不是間諜，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說我是間諜。

西：你不想再替皇軍効勞嗎？你不肯幫助皇軍趕快成功嗎？

白：我很願意替皇軍効勞，只要西尾先生吩咐我，我總肯去幹的。就是西尾先生要我承認是一個間諜，我可不敢答應。

西：那個祕密發報機還不能證明你是一個間諜嗎？

白：那不過是一件違禁品，並不能證明是一個間諜的東西。

西：那當然是間諜用的東西。除了間諜還有什麼人用呢？

白：既然西尾先生要說我是間諜，我也沒有辦法。就請西尾先生把處分間諜的刑罰來處分

我吧！

李：（爲了成全白先生的工作，故而他機靈地衝上去，很巧妙地把白先生抱住，但白先生已經把發報機在桌子角上打毀了）

白：喔唷！（白先生被李組長摔在地上）

（工作者甲和乙過來把地上的白先生拉起來，一邊一個抓住了他）

雄：（咆哮地）混蛋！你這個混蛋！你把這個發報機毀了！你這個搗亂份子！

——幕在雄本的咆哮聲中很快地落下——

第三幕

景：這一景有三堵牆。

右面的牆上只掛了一幅武士道的畫。

左面的牆上有一扇門，這門是向裏——舞台開的。牆上有「忠君愛國」四個字。

後牆的左邊有兩扇窗，窗外是走廊。右邊也有兩窗，但比左邊的闊和高，形式也略有不同。窗外是一個小小的花園，園中有後門，可以通外面。在這兩窗之中，有一堵一尺厚的牆，伸出兩尺餘，把這兩邊的窗隔絕。

舞台上，靠左有一張寫字桌，桌上有電話，和已經被打破了的發報機。桌後，靠牆有轉椅。

右邊有三張藤沙發圍着一張藤茶几，沙發上有墊子。

凸出的那堵牆的左邊，有一個衣架。右邊有一架櫥，櫥裏有酒杯，酒瓶，刀，叉之類的東西。櫥邊有一只茶几。那堵一尺厚的牆的前面有一把椅子。

靠牆右邊，通花園的窗前，有一張長方形的條桌，桌前有一張方檯。

西：你當然有這種能力，只要你肯答應我就成。至於你答應我以後有什麼問題發生，我可以幫你解決。

白：我知道西尾先生是肯幫助我的，可是我自己認為我沒有這種能力去幹間諜工作。

西：你現在不是已經在幹間諜工作了嗎？

白：這是別人說我，我自己還沒有承認。

西：這樣說起來，你不承認你是中國の間諜了。

白：我本來不是間諜，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說我是間諜。

西：你不想再替皇軍効勞嗎？你不肯幫助皇軍趕快成功嗎？

白：我很願意替皇軍効勞，只要西尾先生吩咐我，我總肯去幹的。就是西尾先生要我承認是一個間諜，我可不敢答應。

西：那個祕密發報機還不能證明你是一個間諜嗎？

白：那不過是一件違禁品，並不能證明是一個間諜的東西。

西：那當然是間諜用的東西。除了間諜還有什麼人用呢？

白：既然西尾先生要說我是間諜，我也沒有辦法。就請西尾先生把處分間諜的刑罰來處分

我吧！

岡：你要把他怎麼辦？

雄：等西尾機關長來了，聽他的吩咐，應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岡：哼！（低下了頭）

雄：我們在中午把他逮進來，直到現在六點鐘已經有六個多鐘點了，一點也沒有使他受苦。現在他還是很好的一個人。

岡：他說了什麼沒有？

雄：沒有說什麼。

（桌上電話鈴響，雄本去接）

雄：那兒？哦……我就是雄本。嗯？……哦，西尾總長還沒有來。……是的。……好，知道了。（他放了電話筒）成美少將請西尾機關長去。

（西尾和楊雲波兩人進來）

雄：（對他們深深地一鞠躬）剛才海軍司令部來電話，成美少將要請你去。

西：唔，

（岡田貞子對西尾和楊雲波鞠了一躬）

西：（還了她一個禮）請坐！

雄：楊小姐，請坐！

楊：謝謝。

西：（坐在寫字桌後面那個轉椅上）那個姓白的怎麼樣了？

雄：問了一次，他不肯說什麼。現在請示機關長應該怎麼辦？

西：沒有上過刑嗎？

雄：還沒有。

西：另外還有兩個呢？

雄：他們都不肯承認。

西：那個白小姐呢？

雄：給跑了。我下午找了好幾個地方都沒找着。

西：真的嗎？

雄：真的。

西：（他笑了一下）我想不會是你把她放走的吧？

雄：我今天一天都沒有看見她，怎麼會……

西：好，你去把姓白的帶進來！（他拿出一支香烟來抽）

雄：是。（他出去了一下又進來）我叫李組長去了。

（西尾略點了一下頭）

西：（問楊雲波）你抽烟嗎？

（楊雲波搖頭）

（李組長帶着白先生進來。雄本坐在寫字桌邊的凳上。）

西：（嚴肅地）白先生，我接到雄本長的報告，我很奇怪！你曾經替皇軍立過功，在維新政府做過事，又在日本留過學。我總以為你是一個誠實的青年，那兒知道你到是一個間諜！我接到這個報告我非常痛心！

雄：我把錄事的喊來，把這事……

西：不要。（問白先生）我希望你能夠很坦白的，很誠懇的跟我談一談，我總想辦法幫你忙，使你沒有罪。（對李組長）李組長，請你擎一只凳給他！

（李答應了一聲給他一只凳）

西：白先生，我希望你能夠把實在的情形告訴我！（他停了一下以後，對雄本說）雄本長，我想他的心一定很亂，你給他來一杯白蘭地，讓他定定神再說。

（雄本答應了一聲，就在矮櫥裏擎出酒瓶和酒杯來倒了一杯酒給白先生，白先生不理

他。這時外面風像虎嘯一般地吹了過去。白先生停了一下以後，就把酒杯接來一飲而盡，把酒杯回了他。雄本接着把它送回原處去）

西：你不要着急，定定神再說。（停了一下）我們今天在這兒的都是熟人。我們還像以前一樣，大家坐在一起談談，高興說什麼就說什麼。一點也不要拘束。（又停了一下對雄本）那兩個人說認識白先生嗎？

雄：他們說是認識的。

岡：（莫明其妙地站了起來）西尾先生，他們不認識他。

西：（很溫和的）你請坐，貞子。

（岡田貞子坐下）

西：（對雄本）他們說認識白先生，你就相信了嗎？

雄：他們都說得有憑有據的，不得不叫我相信他們。

西：白先生，他們是真的認識你嗎？

白：我不知道他們，只知道我自己跟他們不認識！

西：難道他們是假的嗎？

白：那要問雄本先生呀？！

雄：我並不想害白先生，請白先生不要懷疑我。

西：（對雄本）雖然他們說認識白先生，我想這一點也不能證明白先生是一個間諜呀！

（他偷偷地看了白先生一下）

雄：是，我今天中午在白先生家裏發現了一架小型秘密發報機。

西：白先生你承認你是間諜嗎？

白：……

西：你默認了嗎？

白：我不能承認我是間諜。

西：那麼，你那個秘密發報機是做什麼用的呢？

白：那是我弄來玩兒的。

西：白先生，我再很誠懇地對你說一次，你要真是一個間諜，你也告訴我。我念你曾經替

皇軍做過事。我會減輕你的罪。你要肯替我們去做反間諜的工作。我還要賞你，還要替

你請獎章，記你的功。（他停了一下）我只有對你才這樣寬容的，要是別人我決不會放

輕他。

白：西尾先生，我相信我是一個間諜嗎？你相信我這樣的一個人，能做反間諜工作嗎？

西：你當然有這種能力，只要你肯答應我就成。至於你答應我以後有什麼問題發生，我可以幫你解決。

白：我知道西尾先生是肯幫助我的，可是我自己認為我沒有這種能力去幹間諜工作。

西：你現在不是已經在幹間諜工作了嗎？

白：這是別人說我，我自己還沒有承認。

西：這樣說起來，你不承認你是中國的間諜了。

白：我本來不是間諜，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說我是間諜。

西：你不想再替皇軍効勞嗎？你不肯幫助皇軍趕快成功嗎？

白：我很願意替皇軍効勞，只要西尾先生吩咐我，我總肯去幹的。就是西尾先生要我承認是一個間諜，我可不敢答應。

西：那個祕密發報機還不能證明你是一個間諜嗎？

白：那不過是一件違禁品，並不能證明是一個間諜的東西。

西：那當然是間諜用的東西。除了間諜還有什麼人用呢？

白：既然西尾先生要說我是間諜，我也沒有辦法。就請西尾先生把處分間諜的刑罰來處分

我吧！

西：你難道願意死嗎？

白：那有什麼辦法吶。

西：你對岡田貞子也沒有留戀嗎？

白：（看見岡田貞子在抽泣）我說我不是間諜，你們一定要說我是間諜，叫我再說什麼

吶？（電話鈴響，西尾接電話）

西：你那兒？……我就是——，你是？哦，成美少將。好好……我就來我就來。再見。

（把電話聽筒放了後對白先生）白先生，我有事要出去一趟，等會兒再回來跟你談。我希望你能想一想：你要是間諜那就是我們的敵人。既然是我們的敵人，你會知道我們對敵人是用那一種手段的。（對李組長）李組長，你把白先生帶出去，在事情沒有解決以前，要好好兒招待他！

李：是！（他同白先生下）

西：（對岡田貞子）你等會兒再勸勸他，叫他把實話說出來。我一定想辦法減輕他的罪名。要是他不肯說實話，我就把他槍斃！把你押回日本去坐牢！

（岡田貞子抽咽着）

西：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已經很長了，難道一點都不知道他是間諜嗎？

岡：我覺得他不像是間諜的！

西：還說他不是間諜？

（電話鈴響，雄本順手把電話筒抓了過來）

雄：噲，是那兒？……我就是雄本。……噯？……什麼？有一幫抗日份子在開秘密會議？

……在那兒？……哦……哦！我就來。……好，好，好，我一定來。（他放了電話聽筒後對西

尾）他們來報告說有一幫抗日份子在開秘密會議。我想親自去一趟，比較好一點。

西：馬上就去？

雄：是。

西：好，去吧。

（雄本很急促地把雨衣穿上，在抽屜裏拿出一支白郎林來，檢查了一下子彈夾，因為

子彈少故又調了一支左輪，掛在褲腰上。然後對西尾，楊雲波和岡田貞子鞠躬退出）

西：（對楊雲波）楊小姐，請你倒一杯白蘭地給我！

楊：你要喝酒？

西：唔！（對岡田貞子）我可以告訴你，白先生的確是一個間諜。我所以不把他當一個普

通間諜那麼看待，就因為你的緣故。

（楊雲波想到了今天中午跟白先生講的話，所以有一點神志惶惚，她站起來走了一步發覺毒藥在手皮包裏。她偷偷地看了西尾一眼，把手皮包從沙發上拿了過來。走到廚邊，把廚門打開。她聽見西尾在和岡田貞子講話，就很快地把毒藥從手皮包裏掙出來。她把酒倒好了，準備要把毒藥包打開，把毒藥倒進酒杯裏的時候，又停了下來。）

西：（繼續地說）你現在已經成了一個私通間諜的人了。你知道對付一個私通間諜的人是不會寬恕的。

岡：西尾先生。（她一邊在擦淚，一邊說）我不承認我有一點罪，我……

西：（打斷了她的話）我當然知道你沒有——。假使說我吧。我跟雲波在一起也很久了。現在我們突然發現雲波是中國間諜。你想——我應當要受什麼處分？

（楊雲波聽西尾說這話嚇了一跳，本能地把那包毒藥捏在手掌心裏，回過頭來看着西尾。）

西：（繼續地說）所以我勸你一定要知道這一點。再說我們既然發現了一個中國間諜。我們就應當盡我們的力量去審問他，調查他，否則，就只有叫他死。

（楊雲波慢慢地回過身來，想了一下，把毒藥放在酒裏，把紙扔在廚底下。她把酒瓶放回原處之後，想把酒杯遞給西尾，但她的內心起了一陣痛苦的掙扎，最後把酒杯給了

西尾，呆呆地站在那兒望着這酒杯。兩只手下意識地用力搓着。最後她微微地點了一下頭，用手帕擦了擦流出來的熱淚。）

西：（他接了酒正要喝，剛到嘴唇又放了下來說）對於你自己，你也應當知道！你現在的環境已經到了什麼樣的情形？（威脅地）在我們皇軍的立場來說，你已經犯罪了！

岡：（反抗地）西尾先生，請你不要在現在把這個罪名加在我身上！（她還在抽咽着）

西：（見她這樣強硬，非常生氣）——你，你還不承認？

岡：（不甘示弱）我不承認我犯罪！

西：（大聲地）你跟敵人的間諜在一起，就是犯罪！

岡：跟姓白的在一起不是我一個人！

西：（被她這麼一說，他反而覺得被問住了）好！我有權利把你送回國去！（西尾端起酒杯，就準備飲酒。突然岡田貞子抱着頭，倒在沙發上大哭起來。西尾又把酒杯放下了下

來，停了一下，很和氣地說）貞子，貞子！我不過是隨便說說，你，你……雲波！你，你替我勸勸她。（楊正要去勸岡田貞子，不料岡田貞子突然坐了起來問。）

岡：西尾先生，難道我與一個嫌疑犯在一起，就能說我是犯罪嗎？

西：（他把剛到唇邊的酒放了下來。裝出很溫柔地樣子說）貞子姑娘，我是想為你……

岡：至少在現在，姓白的還不是一個間諜！只是有一點嫌疑。

西：（狡滑地）就是爲了他還是一個嫌疑，所以我希望你能夠叫他說真話，我可以幫你們把這個通敵的罪名取消。

岡……

西：你覺得對嗎？貞子姑娘？

岡：（她擦着淚）……

西：說起來我還是爲了你，要是沒有你，對於一個中國人還有什麼需要考慮嗎？要隨便殺一個中國人也不能算是一件難事呀？

岡……

西：我雖然不能隨便處理你，但是我能夠把你送回國去。因爲我不願意使你負擔這個罪名，所以希望你能跟他去談談。要是你不願意，我也不一定要你那樣做。

（岡田貞子剛哭停，西尾爲了工作成績起見，故對岡田貞子非常和氣。現在他把酒杯端到貞子面前。）

西：你喝口酒吧！這會對你的身體有益的。

岡：（停了一下，接了酒杯在手裏）……

西：（看見她沒有喝）喝吧！貞子。

岡：（她剛把酒杯端到唇邊，被酒氣往鼻子裏一沖，她立刻就打了一個噴嚏。所以她又把酒杯送回給西尾，另一用手帕擦着鼻子。）

西：（把酒杯接了過來）酒太凶，我忘了。

（楊雲波見岡田貞子接酒杯，心裏非常着急，現在見西尾接了過去，心裏一下子就鬆了，但她的內心掙扎的痛苦並沒有減少。）

（西尾剛想端起酒杯要喝。突然聽見楊雲波嘆了一口氣。他又把杯子放下，問楊雲波）

西：怎麼，有點不舒服嗎？

楊：沒有。我沒有。

西：你從昨天晚上一直到現在，爲什麼老是這樣不高興呀？

楊：我沒有，請你不要問我。

西：爲什麼？

楊：沒什麼。

西：我想你一定有病。（他端起來要喝酒）

楊：（大聲叫了起來）哦！你？

西：（停下了酒杯）怎麼事？

楊：我！我有一點頭痛！

西：我等忽送你到醫院去。

楊：我：我：（像要哭的一般，全身抖索）

西：（走過來）怎麼了？不舒服嗎？

楊：（內心的痛苦流到外面來了，她開始淌下了淚來）沒有。

西：（靠着她）你喝一口酒吧，喝了會好一點的。

楊：（她忍住了哭）不，不，我不想喝。（一轉眼之間）哦！你給我吧！（她把酒杯接了過來）

西：你進醫院吧！我看你是有病！

（電話鈴又響，西尾去接）

西：噲，那兒？……哦哦，對不起對不起！我就來，馬上就來！（他放了電話筒）成美少將又來電話催了。

（三郎進來對西尾鞠躬，又對岡田貞子行禮）

西：（看見她沒有喝）喝吧！貞子。

岡：（她剛把酒杯端到唇邊，被酒氣往鼻子裏一沖，她立刻就打了一個噴嚏。所以她又把酒杯送回給西尾，另一用手帕擦着鼻子。）

西：（把酒杯接了過來）酒太凶，我忘了。

（楊雲波見岡田貞子接酒杯，心裏非常着急，現在見西尾接了過去，心裏一下子就鬆了，但她的內心掙扎的痛苦並沒有減少。）

（西尾剛想端起酒杯要喝。突然聽見楊雲波嘆了一口氣。他又把杯子放下，問楊雲波）

西：怎麼，有點不舒服嗎？

楊：沒有。我沒有。

西：你從昨天晚上一直到現在，爲什麼老是這樣不高興呀？

楊：我沒有，請你不要問我。

西：爲什麼？

楊：沒什麼。

西：我想你一定有病。（他端起來要喝酒）

楊：（大聲叫了起來）哦！你？

西：（停下了酒杯）怎麼事？

楊：我！我有一點頭痛！

西：我等忽送你到醫院去。

楊：我：我：（像要哭的一般，全身抖索）

西：（走過來）怎麼了？不舒服嗎？

楊：（內心的痛苦流到外面來了，她開始淌下了淚來）沒有。

西：（靠着她）你喝一口酒吧，喝了會好一點的。

楊：（她忍住了哭）不，不，我不想喝。（一轉眼之間）哦！你給我吧！（她把酒杯接了

過來）

西：你進醫院吧！我看你是有病！

（電話鈴又響，西尾去接）

西：噲，那兒？……哦哦，對不起對不起！我就來，馬上就來！（他放了電話筒）成美少將又來電話催了。

（三郎進來對西尾鞠躬，又對岡田貞子行禮）

三：岡田秘書，那個姓白的要求跟你談話？

西：好，請他進來！

三：是！

（把剛走到門口的三郎又喊了回來）哦，三郎，等我們走了之後，再叫他進來吧！

三：是！（出去）

西：（西尾對貞子表示很親密的樣子，故叫她的名字）貞子姑娘，你就乘此機會跟他談談，叫他把真話說出來，不過我要很誠懇的對你說一句話。（鄭重地）這是完全爲了你的緣故。（貞子很認真地望着他）你跟白先生兩個人的事，是私人的感情。白先生有間諜嫌疑，你盤問他，叫他說出真話，是你的任務，要是他真是一個間諜的話，那麼，他就是你的敵人。你想，你跟一個敵人發生了真的感情，（一字一字地）你就是犯了罪！要是我處在你這個地位。我一定不顧私人的感情，我一定爲了我們的天皇，爲了大和民族的光榮，把他當一個敵人一樣的審問。

楊：（嘆了一口氣，無力地倒在沙發裏，閉着眼）敵人——

西：（望了望楊雲波）你怎麼了？不好受嗎？

楊：（還是閉着眼，但她臉上的表情是痛苦的，猶豫的）沒有。

西：（又回頭對岡田貞子）你覺得我這個話對嗎？

岡：他……

西：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忘掉「忠君愛國」。我們要先想到天皇和國家，然後才能想到私人的幸福。我知道你很愛白先生，但是你要知道，愛上了敵人，同時你已經知道了他是我們的敵人。當然囉，他現在只是一個嫌疑犯。假使說我們已經發現了他的證據，就說……他是我們的親戚，也許是我們的同胞姊妹，可是他一不小心給敵人利用，幫助了敵人來破壞我們，那麼，我們對於這種親戚，對於這種姊妹，是沒有辦法可以原諒的。何況白先生又是中國人的……

楊：（西尾的每一句話，都在刺痛着她的心。她感覺到爲了自己的性命，爲了自己的工作，爲了國家，民族的生存。她不能不這樣了——所以他把酒杯給了西尾）你喝了吧！……成美少將在等你呀！

西：（接過了酒杯準備喝酒了）貞子姑娘，你要是認爲我不是惡意的話，就請你考慮考慮吧！（他很快的把酒喝了下去）

楊：（她見西尾把酒喝了後，嘆了一口氣）唉！

西：好一點了嗎？

岡：誰？

（外面的風聲雨聲慢慢地大了起來，屋簷上的鉛片被吹的直響，白先生更着急，更努力的在做他的工作。但因爲刀叉是銀質的，故不易把抽屜搖開。）

白：見鬼！（他舉起了叉）濶了。

三：（門外是三太郎的聲音）請你開開，岡田秘書！

（雨落在鉛片上像在打鼓）

岡：你是誰？

三：我是三郎。

（風吹着鉛片像在打雷）

岡：有怎麼事？

三：雄本長回來了。

岡：什麼？

三：雄本長回來了。

岡：（輕聲對白先生）怎麼了？他回來了。

（白先生點點頭。外面的風聲，雨聲，鉛皮聲混雜顯得非常恐怖）

楊：（見西尾走了後）荒木先生，我要到外面休息一下去。

三：是。我已經叫人在外面預備了。

楊：好的。我去看看。

三：（很恭敬地）是。

（荒木三郎替楊雲波去開門的時候，她就很快，很小心的對白先生做了一個手勢，表示她的工作已經成功了，白先生也偷偷地做了一個手勢，表示要和她談話，楊雲波點頭表示答應後下。三郎跟下）

（岡田貞子看見了白先生，氣得說不出話來，白先生若無其事地望着別處，終了，岡田貞子怒氣上衝地跑到白先生面前）

岡：你是間諜是不是？

白：……

岡：問你呀？

白：（看了看她的臉，冷冷地）是的。

岡：（大驚）是的？

白：（冰似的態度）唔。

岡：誰？

（外面的風聲雨聲慢慢地大了起來，屋簷上的鉛片被吹的直響，白先生更着急，更努力的在做他的工作。但因爲刀叉是銀質的，故不易把抽屜搖開。）

白：見鬼！（他舉起了叉）濶了。

三：（門外是三太郎的聲音）請你開開，岡田秘書！

（雨落在鉛片上像在打鼓）

岡：你是誰？

三：我是三郎。

（風吹着鉛片像在打雷）

岡：有怎麼事？

三：雄本長回來了。

岡：什麼？

三：雄本長回來了。

岡：（輕聲對白先生）怎麼了？他回來了。

（白先生點點頭。外面的風聲，雨聲，鉛皮聲混雜顯得非常恐怖）

白：貞子，我知道是我的不對，請你原諒我！

岡：你走開！

白：你應當饒恕我，貞子。

岡：（繼續地哭）……

白：貞子，事已經弄到這個地步了，你——

岡：（還是在哭）……

白：（他撫摸着她的頭髮，微微地搖動着她的肩膀）貞子！你原諒我，我知道這次我很對不起，可是現在事情已經這樣了，還有什麼辦法呢，我請你原諒！我想你一定知道，在過去我對你是很忠實的，很誠懇的，這一次……

岡：（抬起了頭）你爲什麼剛才要那樣對我？

白：請你原諒我吧，貞子。

岡：……

白：剛才是一時的情感。

岡：（沉默了以後）現在怎麼樣了？

白：現在事情已經很危險了。

岡：（望着白先生的眼珠，沉默地）……

白：貞子，你……

（外面走廊裏有一個人走過。白先生走過去仔細聽了一下，知道那人走遠了）

白：（繼續地說）貞子，你想想辦法看！

岡：（猶豫地）我？

白：是的，我們只要爬出這個窗戶，就可以從後門逃出去。

岡：（在她沉默的時候，只聽得外面的風聲雨響一陣一陣地響了起來）……

白：貞子！

岡：（考慮地）領你出去……？

白：貞子，你跟我走吧！

岡：（驚奇地）跟你走？

白：否則還有怎麼別的辦法呢？

岡：（靜思之後）好吧！

白：（準備走的時候）我聽說總機關有一份……（他仔細的聽了聽窗戶外面的聲音之後，

才很大胆的說）有一份日本間諜名冊在這兒是嗎？

岡：（疑惑地）是的。

白：（祕密地）我想把它帶走！

岡：（緊張地）什麼？帶走？

白：（堅決地）唔。

岡：（猶豫地）那：那不成！

白：（驚奇地）爲什麼？

岡：這份東西……

白：（勸慰地）貞子，你平靜一點吧，你想想看，我是一個間諜，是一個負有使命的……（他發現後牆窗戶外面有細微的皮鞋聲，他靜靜地聽了一下，後牆上的窗突然地響了一下。他們兩人用驚恐的眼光互相望着。外面的風聲，雨聲助着外面的壓力。白先生緊急的把地上的手槍拾了起來，輕輕地走到後牆窗戶那裏，把窗簾慢慢地拉開，突然發現特務工作者甲的上半身窗外面。他先是在偷聽他們的話，被發現之後，就用凶惡的眼光望着白先生。白先生下意識的望了一下岡田貞子，工作者甲的眼光也跟着轉到岡田貞子的臉上。他最後終於在羞怒的情形中向岡田貞子鞠了一躬走開了。白先生鬆了一口氣似的又把窗簾拉上了）

白：怎麼樣了？

岡……

白：（急促地）趕快決定走吧！

岡：（不堅決地）我不走了。

白：（失望地）那麼你是不肯救我了？

岡：（沉默）我把你送出去以後我再回來。

白：（他的淚慢慢地臉上淌着）貞子，你就這樣的離開了我嗎？

岡……

白：（合着淚望着貞子）叫我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

岡……

白：貞子既然你不願意跟我走。那我也不願意離開你。

岡：（抬起頭來望着白先生）你不走？

白：（流着淚）爲了你的緣故，我不願意走。

岡：這——

白：我就是給雄本他們殺了。我總算也對得起你。（擦了一下臉上的淚水）

岡：誰？

（外面的風聲雨聲慢慢地大了起來，屋簷上的鉛片被吹的直響，白先生更着急，更努力的在做他的工作。但因爲刀叉是銀質的，故不易把抽屜搖開。）

白：見鬼！（他舉起了叉）濶了。

三：（門外是三太郎的聲音）請你開開，岡田秘書！

（雨落在鉛片上像在打鼓）

岡：你是誰？

三：我是三郎。

（風吹着鉛片像在打雷）

岡：有怎麼事？

三：雄本長回來了。

岡：什麼？

三：雄本長回來了。

岡：（輕聲對白先生）怎麼了？他回來了。

（白先生點點頭。外面的風聲，雨聲，鉛皮聲混雜顯得非常恐怖）

岡：（她拉拉抽屜）拉不開呀！

（外面有皮鞋聲音）

白：噓！有人。

（兩人仔細的聽了一下皮鞋聲走了過去）

白：（他走過去拉拉抽屜，也拉不開）只要找個東西把它撬開就好了。

（岡田貞子在四面找東西，最後在矮櫥裏找到一付吃西菜的刀叉）

岡：這個行嗎？

白：行。（把刀叉接了過來）

（外面有聲音）

白：有人！

（兩人聽着，果然有人在走過來。很清楚的可以聽見皮鞋聲）

白：你去看着門，不准他們進來！

岡：是。（走到門口，靠在門上）

（白先生在撬抽屜）

（外面有打門聲）

岡：誰？

（外面的風聲雨聲慢慢地大了起來，屋簷上的鉛片被吹的直響，白先生更着急，更努力的在做他的工作。但因爲刀叉是銀質的，故不易把抽屜搖開。）

白：見鬼！（他舉起了叉）濶了。

三：（門外是三太郎的聲音）請你開開，岡田秘書！

（雨落在鉛片上像在打鼓）

岡：你是誰？

三：我是三郎。

（風吹着鉛片像在打雷）

岡：有怎麼事？

三：雄本長回來了。

岡：什麼？

三：雄本長回來了。

岡：（輕聲對白先生）怎麼了？他回來了。

（白先生點點頭。外面的風聲，雨聲，鉛皮聲混雜顯得非常恐怖）

岡：（高聲向外面）我知道了，三郎。

三：請你開開門吧！我要進來拿東西呀。

岡：等會兒來吧。現在……

三：雄本長回來了。他也要……

岡：你等一等！（低聲對白先生）怎麼了？快一點呀！

（白先生因用力過多，故「共」的一聲把抽屜拉了開來）

白：喔，開開了。

岡：（低聲）有沒有？

白：（從抽屜裏拿出一本名冊）有。（念着冊子上面的字）「日本駐華各省特務工作人員

名冊」

三：岡田秘書！

（白先生很快的把抽屜照樣關好，把名冊藏在自己的身上。又很迅速的把刀又放在櫃

裏。）

三：岡田秘書！

（在白先生的動作中高聲地喊）

岡：幹什麼？你？

三：請你開開門！

（白先生對岡田點頭，表示可以開門）

岡：（很生氣似地把門拉開）要你等一會兒都不成！

三：（走進來，四面看了看）不是不等，岡田秘書，是因為李組長回來了，他說雄本長快要到了。

岡：回來就回來，爲什麼……

三：還有楊小姐要我報告白先生，她要跟他談話。

白：好的，你去請她來吧！

三：是。（下）

岡：雄本回來了，怎麼辦呢？

白：先不要着急，鎮靜一點。

岡：東西弄到了？

白：唔。

（楊雲波低着頭進來）

楊：白先生。

白：你成功了！（他和她握手慶賀）

（李組長很發怔的走進來）

李：（驚奇地望着楊雲波）哦！楊小姐。

白：李組長。你的事——？

李：（暗暗地指着楊雲波）她——？

白：沒關係，是……

李：嘶！（望着窗簾外面）窗外有人！（對白先生）輕一點兒。（高聲說）白小姐來看你，

現在在外面，你見不見她？

白：她？

李：（低聲說）想什麼辦法出去？

白：（搖了搖頭）……

李：（高聲說）怎麼樣？見不見？

白：日本間諜名冊已經弄到了。

李：弄到了？……那是假的。

白：（驚奇地）啊？

李：給我。

白：（莫明其妙的給他）……

李：（拿出一本比較漂亮的本子）這是真的，上面有相片。（兩人交換了後，他高聲說）
你在這兒等她我喊她進來。

（低聲）那個調查軍隊的數量……

白：（打斷他的話）我負責！（下）

岡：你們都……

白：噓！不要鬻！

（白小姐進來把門一關上，就非常恐怖地看看四面，眼睛的光可怕的使人發寒）

小：快走吧！

（舞台上的人都緊張的望着她）

白：什麼了？

小：（急促的聲音）快走！汽車已經在後門口了！

岡：（茫然地）啊！

小：（對白先生）遲了就糟了！快走吧！

白：好，走吧！（他用銳利的眼光四邊看了看，又奔來奔去的把東西聚在一起。然後把左牆的窗戶打開，準備由窗口出去。但是意料不到窗戶外面站着一個人——工作者乙手裏拿着槍。白先生在趁他不防備的時候很迅速地把手槍對準了他。岡田貞子和楊雲波兩人在驚恐中不約而同的退了一步。白小姐氣得直咬牙）

白：（聲音急促而低微）不准動！

（工作者乙出於意料的被嚇了一跳）

白：（把他手裏的槍拿過來）爬進來！

（工作者乙從窗口爬了進來）

白：誰叫你站在這兒的？

乙：雄本長。

白：外面還有人沒有？

乙：沒有。

（白小姐把工作者乙的手槍拿在手裏）

白：（對工作者乙）不准動，動就送你的終！

(對她們)走！

(正在這時，後牆的窗戶開了，窗簾也突然被人拉開了)

甲：(工作者甲的上半身窗外顯露出來了，手裏拿着槍，對着他們)站住！不准動！

(白小姐冷不防的給了他一槍，甲應聲倒地)

甲：喔！(手裏的手槍掉在屋裏，人却倒在窗外)

白：快走！馬上就有人來了！

(白小姐很快地走到窗口，向外一看。正在這時外面起了緊急集合的鈴聲。人的吵鬧

聲，來去的跑步聲。)

小：哎呀！快走！人來了！

(這時楊雲波第一個跑到左牆窗口爬出去。)

(突然門開了，走進來的是工作者丙和丁，手裏拿着手槍，很快地把槍對着白先生。

同時三郎也在(後牆)窗口外出現了，也把槍對着白先生，他們三人既乎都是同時出

現，同時講話)

三：站住！

丙：(同時)站住！

丁：（同時）站住！

（白先生因寡不敵衆。只得把手舉起）

三：把槍放在桌上！

（白先生和白小姐的手槍，並着放在桌上。白先生見桌上有香烟和洋火，就想到了。他很鎮靜地拿起烟來抽，舞台上一點聲音也沒有。岡田貞子恐怖地靠着白先生。白先生咳了一聲，吐了一口痰在地上，用皮鞋腳把地毯踢起一個縐紋來，接着就把洋火去點烟）

三：（在白先生吐痰，點烟的時候，他殘酷地冷笑了一聲）哼！（指揮着工作者丙和丁）把他拉出去！（他指着白先生）

（白先生非常的鎮靜，還是根據他的計劃做事——他故意一不小心把香烟落在地上，並且很自然的彎下腰去拾香烟，就在這時，他很快的抓住地毯上的縐紋用力一拉，站在地毯上的特務工作者丙和丁失去了重心倒在地上，三郎在一個很短的被驚呆的停頓之後，就對白先生放了一槍，恰好打中白先生身邊的岡田貞子。岡田貞子尖銳地叫了一聲，倒在……。白先生在這之前，丙和丁倒在地下之後，很快地把桌上的兩支槍搶到手裏，立刻就三郎打了一槍，正好打在手臂上，因此三郎手槍落地，回身就逃。白先生

剛好在這時扶住了中槍倒下的岡田貞子)

(白小姐趕快把地上的手槍檢起來對着躺在地上的丙和丁)

小：別動！

白：貞子，貞子！(他去扶她，發現她死了)完了。

(躺在地上的工作者丙和丁想趁此機會，偷偷地從地上爬起來，但給白小姐看見)

小：(用槍對着他們)不准動！

(外面的皮鞋聲由遠而近，由輕而重，由少而增多。外邊的雨聲也大了，風聲吹得更

急。白小姐很慌張地向外一看)

小：不好了，人全來了！(她邊說邊由窗口爬出去)

(白先生很留戀地撫摸着岡田的頭髮。雖然沒有哭，但也可以看出他是很悲哀的，對她依依不捨的情形)

小：(發怒似地)怎麼了，你？

(外面的空氣，還是很複雜，叫人覺得恐怖)

(白先生由窗口爬出去)

(特丙和丁自由地爬起來，找到了手槍，想由窗口裏追出去)

（李組長由門進來，把剛到窗口的追兵喊住：）

李：快！到後門去追！

丁：是！

丙：（同時）是！

（丙和丁下，李組長對窗外的白先生揮手，表示送別，他走到岡田的身邊。這時雄本進來。後面跟着兩個特務工作者）

（外面有汽車開走聲）

雄：（命令地）把他抓起來！

（工作者把李組長的手槍拿了下來，一人拉住他一只手）

李：（很鎮靜地）爲什麼，雄本長？

雄：你在裏面幹什麼？

李：我聽得這屋裏有槍聲，我才進來的。

雄：進來了怎麼樣？

李：屋子已經空了。

（三郎的手臂用白紗布包着，勉強裝着得意的樣子，他進來找他遺失的手槍）

雄：（看見三郎的手）你的手怎麼了？

三：給他們打了一槍。虧得李組長來救了我，要不然真危險透了。

李：報告你，雄本長！你告訴我說的那份間諜名冊，我在白小姐身上搜到了。

雄：（喜悅的）真的嗎？

李：真的。你看名冊還在這兒呢。（他把剛才從白先生那兒拿來的本本給雄本）

雄：（接過來一看）這是假的。

李：（奇怪的）啊！假的？

雄：基本上還有相片呢。……不過也好——（對三郎）今天誰的值日？

三：是我。

雄：怎麼會發生這種事的？

三：……

雄：派人出去了沒有？

三：李組長派了。

雄：（向李組長表示歉意地握手）請你不要見怪。

李：（微笑）不……

(電話鈴響，雄本接電話)

雄：(把話筒捏在手裏，命令三郎)快去調查一下來報告我！

三：是！(下)

(雄本揮手命其他特務人員下)

雄：(對話筒)那兒？噲！……是的：我就是：什麼？西尾機關長中毒，現在在醫院裏？

哦哦，就來，我就來。(放下電話聽筒，對李組長)海軍司令部來的——說西尾機關長

中毒，性命很危險。我去看看，就回來。(他忽忽地下)

李：(見雄本下後。把門關上，走到窗口，若有所感地向外面望着，然後又走過來，瞧了

一眼岡田貞子的死屍，走到台口——面向觀眾——勝利地微笑一下)

——幕慢慢地落下——

全劇終

MG
I234.6
113

074031

劇 幕 三

反 間 諜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熊 陶 者 作 著

司 公 書 圖 江 文 者 行 發

號 四 九 二 路 州 碼 海 上

耕 希 蕭 人 行 發

版 初 海 上 月 三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3 1774 3178 4

82

770/101
10/10



C

4.6